京剧彙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六十四集

对金瓶

玉人来

梨花簪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彙編

第六十四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

京剧彙編（第六十四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5 2/16・插頁：2・字数：114,000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册

統一書号：10071・391　　定价：（7）0.47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剧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剧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刪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録



对 金 瓶

赵燕侠藏本



提 要

韓文瑞与蔡文琴訂婚，聘以金瓶。韓家遭兵乱，卖画蔡府。蔡父嫌貧，誣为盗，下之獄；另許女于赵伯州。文琴乔装出走，丫鬟替嫁，刺死伯州后自刎。

文琴女扮男裝投軍，平乱有功授八府巡按。韓僕鳴冤，提文瑞复审，双对金瓶，夫妻团圓。

第 一 場

〔"急急風"。四嘍兵、四反將、葛文亮上。"点絳唇"。上高台〕

葛文亮　某、葛文亮。自兴兵占山以来，每日打劫为生。只因山寨缺少金銀，不免派人前去擄搶。四將听令！

四反將　在。

葛文亮　命你等下山擄搶，不得有誤！

四反將　得令！（下）

葛文亮　众嘍罗，掩閉山寨！

四嘍兵　啊！

〔同下〕



第 二 場

〔小鑼。四青袍、赵伯州上，院子随上〕

赵伯州　（念）小子生来浪蕩，

喜爱美貌嬌娘。

見了好看的娘兒們，

如同我亲媽一样！

在下、赵伯州。我父身为吏部天官之职。是我生平最爱漁色，今在此地摆下擂台，一来打擂，二来有那絕色女子，也好搶上几个。来呀！

院　子　有。

赵伯州　有請众位教师！

院　子　有請众位教师。（下）

〔四小教师、大教师上〕

众教师　参見公子。

赵伯州　众位教师請坐！

众教师　告坐。公子呼喚，为了何事？

赵伯州　今乃开擂之期，你我一同前去才是。

众教师　就依公子！

赵伯州　外厢帶馬！

四青袍　啊！

赵伯州　（唱）我父在朝为首相，

　　亞似东京小宋王。

　　人来帶馬擂台上，

〔四青袍帶馬〕

〔众上馬介，四青袍、四小教师、大教师下〕

赵伯州　（唱）順者昌来逆者亡！（下）

第　三　場

〔王奎上〕

王　奎　（引）爱習拳棒，論英雄，武艺高强。

某、王奎。我父在朝为官。聞得赵伯州私摆擂台，不免前去观陣一番。家院！

〔院子上〕

院　子　在。

王　奎　与爷帶馬！

院　子　啊！

王　奎　（唱）家院帶过馬能行，

　　观看擂台走一程！

〔王奎上馬介，下。院子下〕

第 四 場

〔韓文瑞上〕

韓文瑞　（引）磨穿鉄硯，何日里，才得成名！

小生、韓文瑞。文台州人氏。兄長文玉。我父韓太，不幸早年去世，留下一份家財。我父在世之时，也曾与我定下亲事，乃是蔡元郡之女，名喚蔡文琴。六礼已成，尚未合卺。今乃兄長寿誕之期，不免請出兄長拜寿。韓福哪里？

〔韓福上〕

韓　福　参見二东人！

韓文瑞　罢了！

韓　福　喚老奴前来何事？

韓文瑞　今乃大东人寿誕之期，命你請大东人、大主母出堂。

韓　福　有請大东人、大主母。

〔韓文玉、韓丁氏上〕

韓文玉　（念）父母下世早，

韓丁氏　（念）弟兄受煎熬！

韓文瑞　兄嫂到了！請坐。

〔众同坐介〕

韓文玉　請我出堂何事？

韓文瑞　兄長寿誕之期，备得酒肴与兄長上寿。（拜介）

韓文玉　生受了！

韓文瑞　韓福，酒宴摆下！

韓　福　是。

〔牌子。摆酒，众入席介〕

韓文玉　咳！

韓文瑞　兄長为何長嘆？

韓文玉　为兄心头悶倦，有心去到杭州游玩，不知吾弟意下如何？

韓文瑞　就依兄長。不知几时起程？

韓文玉　即刻起程。

韓文瑞　如此，韓福帶馬！

韓　福　啊！

韓文玉　（唱）辞别賢弟上能行，
　　　　杭州游玩走一程。（下）

韓文瑞　（唱）一見兄長踏金鐙，
　　　　怎不叫人挂在心！

〔同下〕

第　五　場

〔"急急風"。四嘍兵、四反將上〕

四反將　放起火来！

四嘍兵　啊！（放火介）

四反將　搶！

四嘍兵　啊！

〔"乱錘"。众搶介，下〕

第　六　場

〔"水底魚"。韓福上〕

韓　福　哎呀且住！今有文台州賊兵造反，不免报与二东人知道。

〔圓場。进門介〕

韓　福　有請二东人、大主母！

〔韓文瑞、韓丁氏上〕

韓文瑞
韓丁氏 何事惊慌？

韓　福　今有文台州賊兵造反，看看杀到我庄来了！

韓文瑞　哎呀，我等快快換裝逃走了吧！

韓丁氏　就依叔叔。

韓文瑞　（唱）忽听得賊兵反忙換衣巾，

〔众換裝介〕

韓文瑞　（唱）保嫂嫂与韓福逃出家門。

〔韓文瑞、韓丁氏、韓福逃下〕

〔四嘍兵、四反將上〕

四反將　放起火来！

四嘍兵　啊！（放火介）

〔“乱錘”。搶介，下〕

第　七　場

〔韓福引韓文瑞、韓丁氏上〕

韓文瑞　（唱）急急忙忙往前奔，

又見賊兵到来临！

〔“乱錘”。四反將追上，冲散韓文瑞、韓福下。四反將拥韓丁氏分下〕

第　八　場

〔四嘍兵、赵忠、葛文亮上〕

葛文亮　（唱）众將劫搶未回轉，（扫一句）

〔四反將拥韓丁氏上〕

四反將　大王在上，我等搶来女子，大王請看！

葛文亮　那一女子，順从某家，富貴不小！

韓丁氏　吾乃良家女子，豈肯順从你这賊寇！

葛文亮　嘟！大胆女子，竟敢咒駡某家。来，推出斬了！

赵　忠　且慢！將这女子交付小人，慢慢劝导就是。

葛文亮　好，等她应允，速报我知！

赵　忠　是。

〔葛文亮、四嘍兵、四反將下〕

〔赵忠、韓丁氏圓場，赵忠叩門，赵妻上，开門介，赵忠、韓丁氏进門介〕

赵　忠　这一女子不必害怕，寻一机会放你下山也就是了。

韓丁氏　多謝老丈！

赵　忠　帶她后面歇息！

赵　妻　随我来！

〔同下〕

第　九　場

〔韓文玉上〕

韓文玉　（唱）心中只把賊寇恨！

　　害我一家不安宁。

俺、韓文玉。是我杭州游玩回来，不想賊兵造反。回到家中，不知兄弟妻子逃往哪里去了？不免一路寻訪，就此馬上加鞭。

（唱）催馬加鞭往前进，

　　寻訪妻弟走一程。（下）

第　十　場

〔"粉孩兒"。四青袍、四小教师、大教师、赵伯州上。圓場，归座。四打擂人、王奎、韓文玉上〕

大教师　台下众位英雄听道：今有赵伯州公子，在此擺設擂台，若有人打我一拳，奉銀五十兩，踢我一足，奉銀

一百兩。

四打擂人　我等来也！

［四打擂人与四小教师打介，四打擂人敗下］

大教师　哈哈，哈哈，啊哈……

韓文玉　呔！尔休得猖狂，你我比試較量！

大教师　你今前来，可知打擂的規矩？

韓文玉　不曉得！

大教师　你若打我一拳，奉銀五十兩，踢我一足，奉銀一百兩。

韓文玉　若是將尔打死？

大教师　不要你償命！

韓文玉　口說無憑。

大教师　寫下生死文約。

［“急三槍”。立約介］

韓文玉　請！

大教师　請！

［起打，大教师敗下。四小教师接打，敗下。四青袍、赵伯州急下。韓文玉拟下介］

王　奎　壯士請轉！

韓文玉　兄台何事？

王　奎　請問壯士尊姓大名？

韓文玉　在下韓文玉。請問兄台上姓？

王　奎　在下王奎。此处不是講話之所，你我酒館一叙。請！

韓文玉　請！

［圓場，进酒館介］

王　奎　酒保！

［酒保上］

酒　保　二位用酒嗎？請到里面。

〔王奎、韓文玉入坐介〕

王　奎　好酒取来，喚你再来！

酒　保　是。（下）

王　奎　我看壯士武艺高强，有心与你結为弟兄，不知尊意如何？

韓文玉　在下一介平民，怎敢高攀？

王　奎　休得过謙！

韓文玉　如此，仁兄請上，受小弟一拜。

王　奎　愚兄也有一拜。請酒！

韓文玉　請。

〔院子上〕

家　院　（念）奉了老爷命，
　　　　　　寻找大相公。
　　　　前面有座酒館，待我进内观看。参見公子！

王　奎　罢了。到此何事？

院　子　奉了老爷之命，請公子进京公干。

王　奎　賢弟，家父命愚兄进京，你我分别了吧。

韓文玉　你我哪里相会？

王　奎　京城相会。請！

韓文玉　請。

〔王奎、院子下〕

韓文玉　酒保，酒錢放在桌上，俺去也。（下）

第十一場

〔"水底魚"。韓福、韓文瑞上〕

韓文瑞　哎呀且住！你我逃出門来，我嫂嫂又被賊兵冲散，

你我哪里安身？

韓　福　二东人不要惊慌，找一旅店再做道理。

韓文瑞　走。

〔圓場，进店介〕

韓文瑞　店家！

〔店家上〕

店　家　二位宿店么？

韓文瑞　正是宿店。我們是逃难至此，要写卖字画为生，还求你与我代卖才好。

店　家　那使得。請到后面。

〔同下〕

第十二場

〔"乱錘"。四青袍、赵伯州上，归座〕

赵伯州　唉！擂台剛剛摆好，叫人家揍了个稀糊腦爛。这且不言。我前天約了一个朋友，名叫孟伯良，我有事求他，怎么还不来呢？

〔孟伯良上〕

孟伯良　来此已是赵府，待我进去。参見公子！

赵伯州　孟先生来了，請坐！

孟伯良　告坐。公子叫我，有什么事呢？

赵伯州　求閣下替我說个媳妇。

孟伯良　那倒好办，現在有位蔡元郡蔡大老爷，乃是告老的官員，他有个女兒名叫蔡文琴，長的十分美貌。公子乐意，我可以去說。

赵伯州　好，就煩孟先生前去提亲，事成必有重謝。

孟伯良　都交給我啦，三日后听我回信。

赵伯州　就是吧！

〔分下〕

第十三場

〔蔡元郡上，家院暗上〕

蔡元郡　（引）乏嗣無后，为女兒，晝夜心憂！

老夫、蔡元郡。昔年曾为按院，如今告老还乡。膝下無兒，所生一女，名喚文琴，自幼許配文台州韓文瑞，有金瓶半只作为定礼。如今，文台州賊兵造反，不知文瑞生死存亡。不免請出夫人商議。家院，有請夫人出堂！

院　子　有請夫人。

〔紅珠扶蔡夫人上，二丫鬟随上〕

蔡夫人　（念）生就飞燕鉛盆体，

　　　　要学潘妃步步蓮。

蔡元郡　夫人到了，請坐！

蔡夫人　喲，老爷您坐着。把我喚来什么事哪？

蔡元郡　夫人有所不知，只因文台州賊兵造反，不知韓文瑞生死存亡？倘有不测，豈不耽誤女兒的終身？

蔡夫人　既然如此，就該派人打听打听才是。

蔡元郡　我也曾命人打探。現有金瓶半只，乃是韓家定亲之物，夫人交付女兒，倘文瑞身遭不测，听其自便就是。

蔡夫人　那也好。紅珠，把这半只金瓶交付你姑娘。快去！

紅　珠　是。（持瓶下）

〔孟伯良上〕

孟伯良　来此已是蔡府。門上哪位在？

院　子　哪一位？

孟伯良　煩劳通稟，孟伯良要見。

院　子　啓禀老爷：孟伯良要見。

蔡元郡　夫人退下！

蔡夫人　是。

〔蔡夫人、二丫鬟下〕

蔡元郡　有請！

院　子　有請。

〔孟伯良进門介〕

孟伯良　啊，蔡大老爷！

蔡元郡　孟先生！請坐！

孟伯良　有坐

蔡元郡　孟先生到此何事？

孟伯良　为令嫒亲事而来。

蔡元郡　小女已經有了人家。

孟伯良　哪一家呢？

蔡元郡　就是文台州的韓文瑞。

孟伯良　如今，文台州賊兵造反，只怕韓文瑞也活不成了吧？

蔡元郡　老夫亦是这样言講。不知孟先生說的是哪一家呢？

孟伯良　就是赵天官的兒子赵伯州。

蔡元郡　倒也門当戶对。只是不知文瑞的下落，难以应允。

孟伯良　教我看韓文瑞准活不了啦！

〔店家上〕

店　家　卖字画！

孟伯良　門口有卖字画的，待我看看去。

〔孟伯良出門見店家介〕

孟伯良　拿字画来我瞧瞧。

〔店家遞字画，孟伯良接看介〕

孟伯良　韓文瑞画！你在这里候一候。

〔店家下。孟伯良进門介〕

孟伯良　啊蔡大老爷，这有一張字画，蔡大老爷請看！（遞介）

〔蔡元郡接看介，紅珠暗上，听介〕

蔡元郡　韓文瑞画！哎呀呀，莫非文瑞来卖字画不成？

孟伯良　对啦！他必是因为逃难到此，穷的不得了，才卖字画。請想他既然穷啦，就叫您令嬡跟他受罪去嗎？不如把令嬡許配赵伯州，准保沒錯。您还可以升官呢！

〔紅珠暗下〕

蔡元郡　倘若文瑞到此，如何是好？

孟伯良　只要您乐意，我有主意准把韓文瑞給除治啦！

蔡元郡　先生有何妙計？

孟伯良　您拿耳朵来，我告訴您。

〔孟伯良向蔡元郡耳語介〕

蔡元郡　好好好，就煩先生去办。

〔蔡元郡下。孟伯良出門介，店家暗上〕

孟伯良　画这張画的人名叫韓文瑞嗎？

店　家　正是。

孟伯良　这是蔡大老爷的府上，我叫孟伯良。明天叫韓文瑞一人前来，再画几張，千万千万。

店　家　是。（下）

孟伯良　待我衙前走走。（下）

第十四場

〔四青袍、二班头、县官上〕

县　官　（念）做官不在大小，

　　　　　　只要挣錢就好！

〔县官归座介，孟伯良上〕

孟伯良　参見太爷！

县　官　师爷来了，請坐！今天有什么事嗎？

孟伯良　有一档子發財的事。

县　官　什么事呀？

孟伯良　您拿耳朵来，我告訴您！

〔孟伯良向县官耳語介〕

县　官　这事可以办？

孟伯良　人家說啦，事成了必要重謝。

县　官　你去吧，全交給我啦！

孟伯良　告辞！（下）

县　官　来呀！

二班头　有。

县　官　去到蔡府門口，若看見有个少年書生，抱着銀子出来，他便是偷銀子的，把他拿到公堂。快去！

二班头　啊！（下）

县　官　退堂！

〔同下〕

第十五場

〔店家上〕

店　家　有請韓相公！

〔韓福、韓文瑞上〕

韓文瑞　店家何事？

店　家　今有蔡元郡蔡大老爷府上，有位孟伯良先生請您去到蔡府画几張字画。

韓　福　啊二东人，适才店家言道，蔡元郡蔡大老爷，莫非就是你的岳父那里，东人这样前去，豈不被他耻笑？

韓文瑞　世上同名之人甚多，我今前去，見机而行。你在店中等候就是。店家帶路！

店　家　是。

韓文瑞　（唱）店家与我把路引，

〔圓場〕

店　家　（唱）不覚来在蔡府門。

来此已是。相公少候，待我叩門。孟先生可在里面？

〔孟伯良上，开門介〕

孟伯良　哦，是你呀，韓相公来了嗎？

店　家　来啦。你二位見过，这是韓文瑞相公，这是孟伯良先生。

孟伯良　哦，韓相公！

韓文瑞　孟先生！

孟伯良　相公請进！

韓文瑞　店家少候。孟先生請！

〔店家下，孟伯良、韓文瑞进門，归座介〕

韓文瑞　孟先生呼喚，为了何事？

孟伯良　昨天看閣下書画十分精彩，今天請閣下前来，多画几張。

韓文瑞　小生初学涂鴉，只恐見笑大方。

孟伯良　不必謙辞，您就开笔吧！

韓文瑞　如此，献丑了！

〔韓文瑞作画介，画畢，交孟伯良介〕

孟伯良　好好好，眞是水墨丹青，画中有詩。来吧，这有一千兩銀子，送与閣下以为笔資。

韓文瑞　拙作不堪入目，焉能受此厚礼？

孟伯良　这不算什么。我是打算借着字画，跟您交个朋友，

改日还求您画哪。天也不早啦，您也該回去啦。

韓文瑞　如此，愧領了，告辞！

孟伯良　請！

〔韓文瑞出門介，孟伯良送介。二班头上〕

孟伯良　改日再見！

韓文瑞　請回！

〔孟伯良与二班头使眼色介，下。韓文瑞行介〕

二班头　回来，你抱着这銀子是哪里来的？

韓文瑞　这是我在蔡府卖字画得来的。

班头甲　这是多少哇？

韓文瑞　一千兩。

班头乙　一張画哪兒値这些錢？你必是偸人家的吧？

韓文瑞　豈有此理！

〔店家暗上〕

二班头　走吧，跟我們堂上說去吧。

〔二班头鎖韓文瑞介。店家暗下。圓場〕

二班头　有請太爷！

〔四靑袍、县官上〕

县　官　什么事呀？

二班头　偸銀子的拿到。

县　官　帶上来！

〔二班头推韓文瑞进門跪介〕

县　官　去刑！

〔二班头为韓文瑞去刑介〕

县　官　你叫什么呀？

韓文瑞　小生韓文瑞。

县　官　你就是韓文瑞呀！你偸盜蔡府的銀子，还不招嗎？

韓文瑞　小生在蔡府卖画，府上有位孟伯良先生，贈我紋銀

千兩，并非小生偷盜。

县　官　来呀，有請孟先生！

班头甲　有請孟先生。

〔孟伯良上〕

孟伯良　参見太爷！

韓文瑞　啊孟先生，可是你贈我的銀子啊？

孟伯良　我沒贈給，大概你画画的时候，我沒留神，你偷的吧！

韓文瑞　孟先生，你这是怎么講話呀！

县　官　得啦，不用說啦，不动大刑諒你不招。来呀，大刑伺候！

四青袍　啊！

〔夾韓文瑞介〕

县　官　有招無招。

韓文瑞　無有什么招的。

县　官　收！

〔"乱鍾"。四青袍收夾介，韓文瑞暈倒复苏介〕

韓文瑞　（唱）这一陣夾得我昏迷不醒，

哎呀！

（唱）好似鋼刀刺我心。

必是伯良把計定，

蒼天爷呀！

只得公堂屈招承。（画供介）

县　官　禁卒！

〔禁卒上〕

禁　卒　伺候太爷。

县　官　將韓文瑞釘肘收监。帶下去！

禁　卒　啊！

〔禁卒帶韓文瑞下〕

县　官　退堂！

〔同下〕

第十六場

〔店家上，进門介〕

店　家　院公快来！

韓　福　店主人何事？

店　家　你家相公在蔡府卖画出来，被官人拿到公堂去啦。你快去打听打听去吧！

韓　福　哎呀呀，这是从何說起！我有心前去打探，只是店賬未清，我怎好出門？

店　家　不要紧，店錢我也不要啦！你快去吧。

韓　福　如此，多謝店主人，告辞了！

店　家　快去吧！

〔店家下。韓福圓場〕

韓　福　禁大哥何在？

〔禁卒上〕

禁　卒　干什么的？

韓　福　探望我家东人韓文瑞。

禁　卒　进来吧！

韓　福　东人在哪里？

禁　卒　你别嚷，等我給你叫出来。韓文瑞走动！

〔韓文瑞上〕

韓文瑞　（唱）可憐我遭下了不白寃枉，

　　　　　怎不叫人痛悲伤！

　　　　禁大哥何事？

禁　卒　有人看你来啦！

韓文瑞　在哪里？

韓　福　东人在哪里？唉！东人哪！

（唱）一見东人上了刑，
好似鋼刀刺在心。
出門卖画暫糊口，
为何进监受苦刑？

韓文瑞　只因我去到蔡府卖画，府上有个孟伯良，贈我紋銀千兩，出得門来遇見兩个公差，將我拿到公堂。那賍官不問青紅皂白，他言道，我是偸盜蔡府的銀兩，就將我五刑拷打，是我受刑不过，只得画供招承。哎呀韓福哇！你要想計救我才是！

韓　福　我有心去到京城上告，怎奈無有盤費。

禁　卒　我听你們說的話，他是受屈啦，我这兒有点銀子，你帶着上告去吧！

韓文瑞
韓　福　請上受我一拜！

禁　卒　不用拜啦，不用拜啦。

〔韓文瑞、禁卒下。韓福出門介，下〕

第十七場

〔蔡文琴上〕

蔡文琴　（唱）三月里艳陽天百花齐放，
小院里人声靜鳥語花香。
將身兒坐至在牙床之上，
等紅珠她到来刺綉鴛鴦。

〔紅珠上〕

紅　珠　小姐大喜啦！

蔡文琴　我喜什么呀？

紅　珠　他来啦。

蔡文琴　他！他是誰呀？

紅　珠　他，您都不知道？韓文瑞嗎！

〔蔡文琴羞介〕

紅　珠　剛才老太太交給我半只金瓶，叫我給您收起来。这是韓家定亲的时候下的聘礼，您这不是大喜了嗎？

蔡文琴　休得胡言！

紅　珠　您先不用害臊，这里又出了岔兒啦！方才我走到客厅門口，听見老爷說，現在文台州賊兵造反，韓文瑞逃难到此，穷的不得了，上咱們这里卖字画来啦。咱們老爷嫌他穷了，煩孟伯良为媒，把您又許配赵伯州啦。您瞧这可怎么办哪？

蔡文琴　事到如今我也沒了主意，若叫我改嫁，只好一死就是啦。

紅　珠　您既不願嫁赵家，何不把老太太請出来商量商量哪？

蔡文琴　那也好，快請去！

紅　珠　有請老太太。

〔二丫鬟、蔡夫人上，坐介〕

蔡文琴　参見母亲！

蔡夫人　少礼。請我何事？

蔡文琴　紅珠，你替我說吧！

紅　珠　老太太，您不知道，只因文台州造反，韓姑老爷逃难到此，穷的不得了，上这里卖画兒来了。咱們老爷嫌人家穷，煩孟伯良为媒，把小姐又許配赵伯州啦！

蔡夫人　这是誰說的？

紅　珠　我走到客厅門口，听見咱們老爷說的。

蔡文琴　媽呀，我可不能改嫁，我也不活着啦！（哭介）

蔡夫人　好孩子你別哭啦，我問問这个老东西。紅珠，攙你小姐后边歇息去吧。

紅　珠　是。

〔紅珠攙蔡文琴下〕

蔡夫人　丫头，請你家老爷！

丫鬟甲　有請老爷。

〔蔡元郡上〕

蔡元郡　啊夫人！

〔蔡夫人不語介，蔡元郡坐介〕

蔡元郡　夫人何事生气呀？

蔡夫人　我問問你，咱們有几个女兒呀？

蔡元郡　只有一个女兒，夫人为何明知故問哪？

蔡夫人　咱們女兒許配誰啦？

蔡元郡　自幼許配韓文瑞了。

蔡夫人　我听說你又煩孟伯良为媒，許配赵伯州，有这回事沒有哇？

蔡元郡　只因文台州造反，韓文瑞逃走到此，只落得写卖字画为生，我女兒若是过得門去，豈不一同受罪！因此，有意与文瑞退婚，將我女兒許配赵伯州公子，才是門当戶对的呀！

蔡夫人　哦，你怕女兒受罪呀！我的女兒是节烈的女子，不能改嫁，再說，是我的女兒，也由不了你呀！

蔡元郡　啊！那是我的女兒，不能由你！

蔡夫人　什么你的女兒，那是我养的，由不了你！

蔡元郡　呃，我也是她的父亲哪！

蔡夫人　不管你怎么样說，此事不能由你！

蔡元郡　我的女兒，总得由我！

蔡夫人　由不了你！

蔡元郡　总得由我！

蔡夫人　喲，你可气死我嘍！

（唱）听一言不由我七窍冒火，

不由人一陣陣咬碎牙顎。

今日里我与你性命拚了，（扫一句）

〔蔡夫人扯蔡元郡扭打介，孟伯良上，进門，蔡夫人誤打孟伯良介〕

孟伯良　喝！这下子打着了我啦！我眞来的是时候。

蔡元郡　啊夫人，有外客来了，你回房去吧！

蔡夫人　这位客人是誰呀？

蔡元郡　这就是孟伯良先生。

蔡夫人　哦，这就是孟伯良先生啊？孟先生，把我女兒改嫁赵伯州，是您的媒人哪？

孟伯良　不錯，是我呀。

蔡夫人　叫您分心啦，这里来，我有話說。

〔孟伯良趋前，蔡夫人打孟伯良介，孟伯良急躲介〕

蔡夫人　我可活不了啦，我的天呀！

蔡元郡　丫鬟，快把你太太攙回房去歇息！

蔡夫人　回头再跟你算賬，咱們倆人沒完。

〔二丫鬟扶蔡夫人下。紅珠暗上〕

孟伯良　蔡老爷，这件事夫人不乐意嗎？

蔡元郡　正是她不乐意，煩劳孟先生想一計策才好。

孟伯良　赵公子言道，三日后就要抬亲来啦！

〔紅珠暗下〕

蔡元郡　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

孟伯良　您还得劝劝太太，要不然到了日子，那不是麻煩嗎？

蔡元郡　孟先生請回，待我再劝导于她就是。

孟伯良　对啦，您快劝劝吧。（下）

蔡元郡　这是哪里說起！（下）

第十八場

〔蔡文琴上〕

蔡文琴　（唱）惱恨我父理不順，

不該將我改嫁人。

將身且坐綉房等，

紅珠到来問分明。

〔紅珠上〕

紅　珠　小姐，大事不好啦！

蔡文琴　何事惊慌？

紅　珠　方才我听見孟伯良那小子說，赵家三日后，就要抬亲来啦！

蔡文琴　这便如何是好？

紅　珠　依我說，您不如改扮男装，逃出門去，不論在哪位亲戚家躲避几天再說得啦。

蔡文琴　只是無有男衣，也是枉然！

紅　珠　我兄弟前几天托我买了一套衣裳。鞋帽全有，是为娶亲用的。您先穿了去吧。

蔡文琴　好，快快取来！

〔紅珠下，拿衣上〕

紅　珠　您后边改扮去，我給您找倆錢兒，也好做盤費。

蔡文琴　待我后面改扮。（下）

紅　珠　唉！这是哪里說起！

（唱）我老爷做此事情理不順，

他不該將小姐許嫁他人。

連累得閨門女出外逃奔，

思想起倒叫我好不傷情。

賢小姐她待我手足情分，

因此上設一計女扮男身。

但願得此一去把身安定，

也不枉我小姐节烈之心。

唉，事到如今，傷心也是沒用，待我取些銀兩，与小姐使用便了。（取銀介）

〔蔡文琴上，紅珠遞銀，蔡文琴收介〕

蔡文琴　紅珠，看我扮得可像？

紅　珠　扮的很像，待我开了花园后門，您快走吧！

蔡文琴　且慢，我就这么一走，你老爷問起，你豈不受了連累？待我修書一封，我走后，你交付老爷就是。

紅　珠　那您就快写吧。

蔡文琴　紅珠，溶墨伺候！

（唱）未提笔不由我珠泪滚滚，

上写着双亲看分明：

皆因为老爹爹行事不順，

你不該將女兒許嫁旁人。

因此上黑夜里出門逃奔，

望爹娘不必再找尋文琴。

忙將書信来写定，

再与紅珠說分明。

蔡文琴　紅珠，書已写好，交付老爷就是。

紅　珠　事不宜迟，快走吧！

蔡文琴　告辞了！

（唱）多蒙你心慈施惻隐，
　　安排巧計救我身。
　　辞别紅珠天涯奔，
　　披星戴月走一程。（下）

紅　珠　有請老爷、夫人！

〔蔡元郡、蔡夫人上〕

蔡元郡　何事？

紅　珠　小姐不知哪里去了，这有書信一封，老爷請看。

蔡元郡　待我看来！

〔蔡元郡接信看介〕

蔡元郡　哎呀夫人，你我的女兒逃走了！

蔡夫人　怎么着，女兒逃走啦？这都是你叫她改嫁，这是你給逼跑了，我可活不了啦，哎呀我的女兒呀！

蔡元郡　夫人不要如此，只是赵家今日还要前来抬亲！如何是好？

蔡夫人　那是你应的，你去得啦！

蔡元郡　唉，我怎能前去？

蔡夫人　你不去，还叫我去怎么着！

〔蔡元郡与蔡夫人使眼色介，蔡夫人会意介〕

蔡夫人　紅珠哇，你小姐走了，大概是不回来啦。我就是这一个女兒，她走了我多么难过呀；往后你就当我女兒得啦，我瞧你就如同瞧見你小姐啦。

紅　珠　老太太，您别套近乎，您的意思我早明白啦，現在小姐走啦，赵家抬亲来沒人去，您叫我当您女兒，为的是叫我去，对不对呀？别的事成了，这个事可办不到哇！

〔孟伯良、四青袍、四轎夫抬轎上。孟伯良进門介〕

孟伯良　蔡大老爷，花轎已然到門啦！

蔡元郡　小姐不願做亲，竟自逃走了哇！

孟伯良　那可怎么办哪？

蔡元郡　啊紅珠，你看老夫偌大年紀，已然將事做錯，念我二老平日未曾虐待与你，你就替小姐去吧。

蔡夫人　对啦。好孩子，別叫我們老兩口子着急啦。

〔紅珠不語介〕

蔡元郡　你若不允，老夫就跪下了。

蔡夫人　我也跪下啦。

紅　珠　老爷、夫人不必如此。想老爷、夫人、小姐待我恩重如山，今日正是我报恩之时，我应允就是啦。

蔡元郡　这便才是。

蔡夫人　那么，你換衣裳去吧！

〔吹打。紅珠下，穿衣又上，拜別蔡元郡、蔡夫人介，上轎介，下，孟伯良等隨下〕

蔡夫人　得啦，紅珠也走啦，老头子，你还是給我找女兒去吧，我的兒呀！（哭下）

蔡元郡　唉，这都是我的不好！（下）

第十九場

〔赵伯州上〕

赵伯州　（唱）今夜晚前后庭灯光明亮，
　　　　不料想赵伯州又做新郎。

〔院子上〕

院　子　花轎到門。

赵伯州　搭上堂来！

院　子　搭上堂来。（下）

〔四轎夫搭轎上，二丫鬟随上扶紅珠下轎介，四轎夫下〕

〔轉轎介。小圓場，二丫鬟引紅珠入洞房，赵伯州同入，坐介，二丫鬟下〕

赵伯州　待我揭开盖头瞧一鼻子。（揭盖头，看介）嘜，不賴，来吧，上炕吧！

紅　珠　我把你这贼子，你把我当做何人？

赵伯州　你不是蔡小姐嗎？

紅　珠　呸！蔡小姐乃是有夫之妇，豈能改嫁与你！是她不肯允亲，連夜逃走，我是她的丫鬟，名叫紅珠！

赵伯州　哦！你是她的丫头哇！我是挑花眼啦，丫头我也凑合啦！

紅　珠　呸！想你强娶有夫之妇，連累她受尽悲苦，我恨不得食尔之肉，挖尔之心，方消我心头之恨也！

赵伯州　别鬧啦，上炕吧！

紅　珠　（唱）大罵贼子心腸狠，

　　　　强行娶亲太不仁。

　　　　手使鋼刀取你命！（扫一句）

〔紅珠杀死赵伯州介〕

紅　珠　贼子已死，待我逃了吧！哎呀且住，我若逃走豈不連累老爷、夫人？也罢，待我拜謝爹娘养育之恩，尋个自尽了吧！

（唱）眼望家乡深深拜，

　　　　拜謝爹娘养育恩。

　　　　一把鋼刀拿在手，（扫一句）

〔紅珠自刎死介〕

〔院子上，惊介〕

院　子　有請夫人！

〔赵夫人上〕

赵夫人　何事？

院　子　公子被新娘刺死，新娘也自刎在此！

赵夫人　待我看来，不好了！

（唱）一見我兒命丧了，

怎不叫人泪双抛！

家院，快快前去报官！

王汉文　（內）聖旨下！

院　子　启夫人：聖旨下。

赵夫人　香案接旨！

院　子　香案接旨。（下）

〔四龙套、王汉文上〕

王汉文　聖旨下。跪！皇帝詔曰：赵天官之子赵伯州私摆擂台，着即抄拿全家进京問罪。旨意讀罢，望詔謝恩！来，將他綁了。进京交旨！

四龙套　啊！

〔四龙套綁赵夫人介，同下〕

第二十場

〔院子、蔡元郡、二丫鬟扶蔡夫人上〕

蔡元郡　（念）紅珠替成亲、未見有回音。

〔蔡元郡、蔡夫人坐介〕

〔孟伯良上〕

孟伯良　参見老爷、夫人！

蔡元郡　孟先生，紅珠之事怎么样了？

孟伯良　紅珠把赵公子刺死，紅珠也自刎啦。他家正要报官，不想聖旨到来，說赵公子私摆擂台，將他母亲拿进京城去啦。

蔡元郡　这倒凑巧，免了多少是非。

旗　牌　（內）金牌下！

院　子　啓老爷：金牌下。

蔡元郡　夫人退下。孟先生書房待茶。

〔孟伯良下。二丫鬟扶蔡夫人下〕

蔡元郡　有請！

院　子　有請。

〔旗牌上〕

旗　牌　蔡元郡听宣：命你以为按察司，即刻上任，不得迟誤！

蔡元郡　謝万岁！啊大人，一路劳乏，書房待茶。

旗　牌　王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辞了！

蔡元郡　送大人！

〔旗牌下〕

蔡元郡　幸喜升为按察司，不免說与夫人，一同上任便了。（下）

第二十一場

〔万年青上〕

万年青　（念）一支毛笔决休咎，

　　　　三文銅錢定吉凶。

在下、万年青，占課为生。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卦棚走走。

〔圓場，斜門坐介〕

蔡文琴　（內唱）蔡文琴出門来珠泪滚滚，（上）

（唱）不由我一陣陣暗自思忖。

　　　　都只为婚姻事往外逃奔，

　　　　小紅珠定計策女扮男身。

我这里迈步兒忙往前进，

見一卦棚面前存。

哎呀且住！想我来在此地，不知往何方去好？那旁有一卦棚，待我求占一課，以决进退。先生請了！

万年青　相公敢是占課？

蔡文琴　正是。

万年青　請坐講話。

〔蔡文琴挂包袱于椅背介，坐介。賊上偷包袱下〕

万年青　相公問的何事？

蔡文琴　只因我失落功名，羞归故里，該往哪廂去好？

万年青　待我占上一課。（占課介）

万年青　相公，請往东方料然無事，必有机遇。

蔡文琴　多謝了。待我来取卦金。啊！我的包裹哪里去了？哎呀且住！我的包裹被賊偷去，一路怎样行走，待我碰头一死！

万年青　且慢！你旣然無处投奔，我有意將你收留膝下，以为义子，不知你意如何？

蔡文琴　如此，义父請上，受我一拜！

万年青　随我家中走走！

〔圓場〕

万年青　开門来！

〔万范氏上〕

万范氏　老头子回来了，喲，这位相公是誰呀？

万年青　乃是我收的义子。过来，拜見义母！

〔蔡文琴拜介〕

万范氏　得啦，别磕头啦，你瞧長的多爱人呀！快跟我后边

說話去吧。

〔同下〕

第二十二場

〔四云童、四神將、南極星上〕

南極星　(唱)适才奉了玉帝命，

　　前去教授蔡文琴。

吾乃、南極仙翁是也。今有蔡文琴节烈可風，因此下凡教授槍法。众云童，駕云前往!

四云童　領法旨。

南極星　(唱)众云童駕祥云急忙前进，

　　下凡教槍走一程。

〔同下〕

第二十三場

〔二更介。蔡文琴上〕

蔡文琴　(唱)今日夜宿僻乡鎮，

　　思想爹娘好傷情。(睡介)

〔四云童、四神將、南極星上〕

南極星　(唱)按下云头草堂进，

　　又見文琴睡沉沉。

　　急忙將她来喚醒，(揚拂塵介)

〔蔡文琴醒介，看介〕

蔡文琴　(唱)問一声老丈你是何人?

南極星　(唱)我本是南極星来到此境。

蔡文琴　(唱)听說他是南極星，

　　走上前来躬身問。

驀到此处为何情？

南極星　（唱）我与你今生有师徒之分，

都只为授武艺来到凡塵。

蔡文琴　（唱）我本是女流輩难学本領，

南極星　（唱）花木蘭她也曾替父从軍。

你那里休得要畏难不允，

蔡文琴　（唱）非是我畏艰难、皆因我一介愚頑怎比前人！

南極星　（唱）說什么前輩人不能比并，

此一番上陣交鋒、夫妻团圓、立下功勛！

蔡文琴　謹遵师命。

〔南極星教槍介，教畢。蔡文琴入帳介。四云童、四神將、南極星下，起五更介〕

蔡文琴　（唱）适才間見神聖槍法授定，

醒来时只覚得遍体汗淋。

哎呀且住！夜晚夢見神聖教我槍法，叫我上陣交鋒，我可上的哪个陣呢？（四望介）这里还有一支長槍。也罢，待我与义父留書一封，出得門去再找机会。倘若有人問我，我可叫什么呢？有啦，我就叫韓文瑞得啦。我就是这主意！

〔牌子。蔡文琴修書介〕

蔡文琴　書已写好，待我逃走了吧！（出門介）这里还有一匹馬，待我上馬逃走！（下）

〔万年青上〕

万年青　啊，吾兒哪里去了？娘子快来！

〔万范氏上〕

万范氏　什么事呀？

万年青　你我的兒子不知哪里去了？

万范氏　等我看看。这有一封信是他写的吧！

万年青　待我看来。（看信介）哎呀呀，果然他是不辞而别了！

万范氏　喲，刚收的兒子又跑啦！那可不成，你快給我找兒子去吧！

万年青　不要如此，我去到外边尋找就是。

万范氏　对啦，你快找找去吧。兒呀！

〔分下〕

第二十四場

〔四龙套、中軍、牛文蔚上。"点絳唇"。入坐介〕

牛文蔚　某、牛文蔚。奉了主帅之命，招軍买馬，准备剿灭賊寇。中軍，伺候了！

中　軍　啊！

〔韓文玉上〕

韓文玉　俺、韓文玉。是我一路尋訪妻子、兄弟，并無下落。不免身投营伍再作道理。来此已是轅門，里面哪位在？

中　軍　何事？

韓文玉　小人前来投軍。

中　軍　等候了。啓禀大人：来了一名投軍之人。

牛文蔚　叫他进来！

中　軍　随我进来！

韓文玉　叩見大人！

牛文蔚　你叫何名？

韓文玉　小人名叫韓文玉。

牛文蔚　嘟！重了某家的名諱。中軍，与我撵了出去。掩門！

〔四龙套，牛文蔚下〕

韓文玉　哎呀且住！我想投軍立功，誰知重了大人的名諱？待我碰死了吧！

中　軍　且慢，既有心立功，暫在我的名下，再做道理。

韓文玉　多謝軍爷！

中　軍　随我来！

〔同下〕

第二十五場

〔牌子。四龙套、四大刀手、王奎上。接吹打。四龙套、四將、中軍、牛文蔚上，出城迎王奎进城介。圆場。王奎入坐，牛文蔚見亂介，坐介〕

王　奎　牛將軍，可与賊人見过陣来？

牛文蔚　未曾見陣，且听探馬一报。

报　子　（內）报！（上）

报　子　賊將討战！

王　奎　再探！

报　子　啊！（下）

王　奎　中軍听令，命你迎敌头陣，不得違誤！

中　軍　得令！

〔中軍、四將下〕

王　奎　你我下面飲酒。

牛文蔚　請。

〔同下〕

第二十六場

〔四嘍兵、四反將、白鶴，四官將、中軍上。二龙出水，会陣，开打。中軍敗下，白鶴追下，四官將、韓文玉上，亮像，过場下。中軍敗

上、白鷂追上，开打，中軍敗下。韓文玉上，打白鷂下。四官將兩边上〕

韓文玉　兩廂搜来！

四官將　啊！

〔四將兩边搜介，韓丁氏、赵忠、赵妻上，韓文玉、韓丁氏見面，哭介〕

韓文玉　娘子因何至此？

韓丁氏　只因賊兵造反，我与兄弟、韓福逃出門来，又被賊兵冲散。賊人將我擒上山来，逼我成亲，多亏这二位老人家搭救。

韓文玉　原来如此。一同回营去者！

〔同下〕

第二十七場

〔四龙套、四大刀手、牛文蔚、王奎上〕

王　奎　（唱）中軍出兵未回轉，（扫一句）

〔四官將、中軍上〕

中　軍　参見元帅！

王　奎　胜負如何？

中　軍　大敗而回，多亏韓文玉搭救。

王　奎　（向牛文蔚介）你帳下可有韓文玉？

牛文蔚　無有。

中　軍　乃是小人手下之兵。

王　奎　喚他进見！

中　軍　韓文玉进見。

〔韓文玉上，見王奎哭介〕

王　奎　賢弟因何投軍在中軍手下？

韓文玉　小弟家中被賊兵燒毁，我兄弟文瑞与賤內逃出門去

不知下落。小弟前来投軍，誰想重了牛大人的名諱，將小弟攆了出来。多蒙中軍收留，才得与兄長会面。

王　奎　嘟！大胆牛文蔚，不知誤了多少大事。来，推出斬了！

一大刀手　啊！

〔大刀手押牛文蔚下。斬訖，大刀手上〕

报　子　（內）报！（上）

报　子　白鶴討战！

王　奎　再探！

报　子　啊！（下）

王　奎　賢弟請至后帳歇息。

韓文玉　是。（下）

王　奎　众將官，迎敌去者！

众　　　啊！

〔起兵介，圆場。四嘍兵、白鶴上，会陣，开打，王奎敗下，白鶴追下〕

第二十八場

〔蔡文琴上〕

蔡文琴　（唱）心中惱恨孟伯良，

害得我一家人好不悲傷。

多亏了神聖夢中降，

教我兵法武艺强。

下得馬来高坡上，（上高坡介）

观看兩下动刀槍。

〔四反將，四官將上。开打，拉下。王奎、白鶴上，开打，王奎敗

下，白鶴追下〕

蔡文琴　且住！前面敗的是官兵，后面追赶乃是賊寇。待我赶上前去打他一个抱不平！呔！反賊休得猖狂，韓文瑞来也！

〔"急急風"。四官將上，讓过。四反將上，蔡文琴打四反將下。王奎敗上，讓过。白鶴上，开打，白鶴敗介〕

蔡文琴　（唱）勒住了馬头沙場上，

罵一声賊子太猖狂。

多大本領不自量，

苦苦追赶所为哪樁？

白　鶴　（唱）問小將名和姓？

蔡文琴　（唱）不必多講，皆因我抱打不平来到此方！

〔打介，白鶴敗下〕

蔡文琴（唱）抖精神战敗了一員賊將，

〔二反將上，打介，收住〕

二反將　（唱）叫小將莫逞强。

蔡文琴　（唱）非是我自逞强，管叫你命丧無常！

〔打介，二反將敗下。白鶴上，起打，白鶴敗下。四龙套兩边上，王奎上〕

王　奎　多蒙小將搭救。

蔡文琴　豈敢！

王　奎　請問小將尊姓大名？

蔡文琴　在下、韓文瑞。

王　奎　怎么，你就是韓文瑞？

蔡文琴　正是。

王　奎　好，随我回营！

〔王奎拉蔡文琴边行边打量介〕

王　奎　你叫什么？

蔡文琴　韓文瑞。

王　奎　沒錯，走吧！

〔圓場。进門介〕

王　奎　有請賢弟。

〔韓文玉上〕

韓文玉　大哥何事？

王　奎　你二弟到了，上前去看！

〔韓文玉、蔡文琴对看介〕

韓文玉　大哥，我不識此人哪！

王　奎　怎么，你不認識？

韓文玉　不認識！

王　奎　你也不認識？

蔡文琴　不認識！

王　奎　本帅我，我也不認識！今日本帅战敗，幸得小將相救。此乃小將之功，待本帅奏明聖上，定有封贈。后帳擺宴与小將、二弟賀功。請！

韓文玉
蔡文琴　多謝了！

〔同下〕

第二十九場

〔四龙套、捧旨官上〕

捧旨官　奉了万岁旨意，去到陣前封贈。左右，开道！

四龙套　啊！

〔同下〕

第三十場

〔四龙套、韓文玉、蔡文琴、王奎上〕

王　奎　（念）眼观旌旗起，耳听好消息。

捧旨官　（內）聖旨下！

王　奎　香案接旨！

一龙套　香案接旨。

〔四龙套、捧旨官上〕

捧旨官　聖旨下，跪！

韓文玉
蔡文琴
王　奎　万岁！

捧旨官　詔曰：韓文瑞授为八府巡按，王奎加升一級，韓文玉封为大將軍。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韓文玉
蔡文琴
王　奎　万万岁！

韓文玉
蔡文琴
王　奎　有劳大人捧旨前来，后堂待宴！

捧旨官　王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辞！

韓文玉
蔡文琴
王　奎　送大人！

〔四龙套、捧旨官下〕

王　奎　小將升官，可喜可賀！

蔡文琴　此乃元帅提拔。

王　奎　但不知几时啓程？

蔡文琴　目下就要登程，告辞了！

韓文玉
王　奎　請。

〔蔡文琴上馬下〕

王　奎　賢弟，你我杭州游玩便了。請！

韓文玉　請！

〔同下〕

第三十一場

〔韓福上〕

韓　福　（唱）可嘆东人遭不幸，

去到京城把冤伸。

老奴、韓福。只因二东人身遭不白之冤，我不免去到京城叩閽便了！

（唱）迈开大步往前进，

替主伸冤走一程。（下）

第三十二場

〔三县官、蔡元郡上〕

蔡元郡　列位大人請了！

三县官　請了。

蔡元郡　按院大人在此下馬，你我出城迎接。請！

三县官　請。

〔同下〕

第三十三場

〔牌子。四龙套、王奎上。韓福下場門上〕

韓　福　寃枉！

王　奎　我乃过路官員，不理民詞。

韓　福　小人含寃，無处伸訴，求大人开恩！

王　奎　傳狀！

〔韓福遞狀，一龙套接狀轉遞王奎看介〕

王　奎　韓文瑞。啊！你叫何名？

韓　福　小人名叫韓福。狀上乃是我家二东人韓文瑞的寃枉。

王　奎　三日后察院听审！

韓　福　謝大人！

王　奎　开道！

四龙套　啊！

〔四龙套、王奎下。韓福下〕

第三十四場

〔牌子。蔡元郡、三县官下場門上，出城迎接介。四龙套、二旗牌、蔡文琴上，众进城介。圓場，进門介，蔡文琴坐介〕

蔡文琴　你等回衙理事，按察司在此伺候！

三县官　是。（下）

蔡文琴　按察司，此地官民如何？

蔡元郡　官是清官，民是順民。

蔡文琴　好，回衙理事去吧。

蔡元郡　謝大人！（下）

蔡文琴　兩廂退下！

四龙套
二旗牌　啊！（下）

蔡文琴　唉！看这位按察司不是我父亲嗎？他老人家偌大年紀，向我跪拜有多难为情呀！得啦，給他个混一天

說一天吧！（下）

第三十五場

〔牌子。四龙套、二旗牌、王奎上，归坐介〕

王　奎　有請二老爷！

一旗牌　有請二老爷。

〔韓文玉上〕

韓文玉　參見大哥！

王　奎　請坐！

韓文玉　告坐。呼喚小弟为了何事？

王　奎　这有狀紙一張，二弟請看。

韓文玉　韓文瑞。啊大哥，这是我二弟的寃枉，大哥做主。

王　奎　我自有道理。旗牌，拿我令箭將韓文瑞提察院听審，不得違誤！

旗牌甲　得令。（下）

王　奎　二弟，随我察院走走。

韓文玉　遵命。

〔同下〕

第三十六場

〔旗牌甲上〕

旗牌甲　禁卒哪里？

〔禁卒上〕

禁　卒　何事？

旗牌甲　奉了大人之命，將韓文瑞提到察院听審！

禁　卒　上差請稍候，韓文瑞走动啊！

〔韓文瑞上〕

韓文瑞　（唱）忽听得禁大哥一声呼喚，
　　　　　　將身来在獄門前。
　　　　禁大哥何事？
禁　卒　提你到察院听审，随这位上差去吧！
韓文瑞　曉得了！
　　　　〔旗牌甲、韓文瑞下、禁卒下〕

第三十七場

　　　　〔四龙套、中軍、蔡文琴上〕
蔡文琴　（引）欽奉聖命，到江浙，查訪民情。
旗牌乙　（內）元帅到！
中　軍　啓大人：元帅到。
蔡文琴　有請！
中　軍　有請。
　　　　〔旗牌乙、王奎上，归座介〕
蔡文琴　不知元帅駕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王　奎　豈敢！
蔡文琴　元帅到此何事？
王　奎　这有狀紙一張，按院請看。
蔡文琴　韓文瑞。啊元帅，此案你我同审才是。
王　奎　那是自然。
蔡文琴　何不將按察司喚来，同审同問？
王　奎　旗牌，速將按察司喚来，快去！
旗牌乙　是。（下）
蔡文琴　啊元帅，此案內有蔡元郡之名，不知可是按察司么？
王　奎　少时审問便知明白。

〔旗牌乙、蔡元郡上〕

蔡元郡　参見元帅、大人！

王　奎　罢了。

蔡元郡　喚卑职前来何事？

王　奎　这有狀紙，拿去看来！

蔡元郡　韓文瑞。啊元帅，此案已經判定，何必复审？

王　奎　今有他的家人上告，請你前来一同审問。来，升堂！

旗牌乙　升堂。

〔牌子。升堂介，众依次坐介〕

王　奎　帶韓福！

旗牌乙　韓福上堂！

〔韓福上〕

韓　福　参見三位大人！

王　奎　韓福，將你东人的寃枉，朝上訴来！

蔡元郡　是呀，今当元帅在此，要你从实的講，若是一字有差，要了你的老命。講！

韓　福　三位大人容禀：小人韓福，我家老爷韓太，早年去世，抛下二位东人。大东人韓文玉，大主母韓丁氏；二东人韓文瑞，自幼聘定蔡元郡蔡大老爷之女，名喚蔡文琴，尚未过門。那日我家大东人去往杭州游玩，不幸文台州賊兵造反。小人随定二东人、大主母逃奔在外，中途又被賊兵冲散。我与二东人住在旅店，写卖字画为生。那日蔡元郡蔡大老爷的府上，有位孟伯良先生，請我二东人前去画画，那孟先生贈我二东人紋銀一千兩，是我二东人出得門来遇見二位公差，不問青紅皂白，將我二东

人鎖到公衙去了。上得堂去，贓官不問情由，誣賴我二东人偷盗蔡府紋銀。我二东人受刑不过，只得画供招承。想我二东人乃是讀書之人，焉能做出此事，分明是蔡大老爷嫌貧爱富，要害我二东人一死。常言道：馬有垂韁之义，犬有救主之心。小人既受主恩，当报恩情。望求三位大人明鏡高悬，断明此案。慢說小人，就是我家老东人在九泉之下，也感三位大人的大恩大德呀！（哭介）

王　奎　堂口伺候！

韓　福　是。（下）

王　奎　帶韓文瑞！

旗牌乙　帶韓文瑞！

〔旗牌甲、韓文瑞上〕

韓文瑞　与三位大人叩头！

王　奎　松刑！

旗牌甲　啊！

〔旗牌甲为韓文瑞松刑介〕

王　奎　韓文瑞，將案內情由慢慢講来。

蔡元郡　韓文瑞，你若胡言乱語，要了你的狗命。講！

蔡文琴　韓文瑞，不要害怕，只管講来，有元帅与本院做主。

韓文瑞　三位大人容稟！

（唱）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滾滾，

蔡元郡　嘟，大胆韓文瑞。上得堂来一言未發，你就珠泪滾滾，哪里容得！来，扯下去打！

韓文瑞　啊啊啊老大人哪！

蔡文琴　啊老大人，想他乃是讀書之人，滿腹含冤，容他慢

慢言講，不要惊吓于他。

王　奎　是呀。他乃讀書之人，你不要惊吓于他。

蔡元郡　(向韓介)慢慢講来！

韓文瑞　(唱)尊一声三位大人細听分明：

都只为文台州賊兵犯境，

蔡元郡　住了！文台州賊兵造反，与你什么相干？分明滿口胡言！来，与我打！

蔡文琴　啊老大人，有道是事从根头起，容他慢慢言講才是。

王　奎　着哇。容他慢慢伸訴才是。

蔡元郡　(向韓介)你与我講啊！

韓文瑞　(唱)那賊子在庄村苦害黎民。

保定了嫂嫂往外逃奔，

蔡元郡　住了。你保定嫂嫂逃奔，想是你叔嫂通奸。来，扯下去打！

蔡文琴　啊老大人，你道他叔嫂通奸，难道說是你亲眼得見不成？

王　奎　着哇。难道是你亲眼得見不成？

蔡元郡　这个，(向韓介)你倒是往下講啊！

韓文瑞　(唱)行至在中途路兩下离分。

我岳父名叫蔡元郡，

蔡元郡　住了！想老夫名叫蔡元郡，怎么你岳父也叫蔡元郡？重了老夫的名諱，哪里容得！来，与我打！

蔡文琴　慢来，慢来！啊老大人，你名叫蔡元郡，他的岳父也叫蔡元郡，重了老大人的名諱，就要打他，想我名叫韓文瑞，他也叫韓文瑞，重了我的名諱，难道我还把他杀了不成？

王　奎　着哇。他若重了本帅的名諱，还把他剮了不成？

蔡元郡　这个，（向韓介）你倒是說呀！

韓文瑞　（唱）他不該起下了愛富嫌貧。

尽都是孟伯良巧計来定，

蔡元郡　低头！啊二位大人！是他言道：尽都是孟伯良一人之过，与蔡元郡是無干的了。

蔡文琴　哦！与蔡元郡一字無干？

蔡元郡　一字無干。

蔡文琴　如此說来，那蔡元郡是大大的好人？

蔡元郡　大大的好人。

蔡文琴　他是好人你怎么知道哇？

蔡元郡　这个，（向韓介）你还是講啊！

韓文瑞　（唱）要害我韓文瑞命喪殘生。

那一日卖字画蔡府进，

孟先生他贈我一千兩銀。

怀抱銀兩店房奔，

后面来了二差人。

誣良为盗实可恨，

拉拉扯扯到了衙門。

蔡文琴　怎样审問？

韓文瑞　（唱）上堂去一言未曾問，

皮鞭打断数十根。

望大人你与我判断寃恨，

老大人哪！

縱死九泉也甘心。

蔡文琴　你与蔡府定亲，有何为証？

韓文瑞　金瓶为証。

蔡文琴　呈上来。

〔韓文瑞取金瓶呈介〕

蔡文琴　將韓文瑞暫且收监，听調再审！

旗牌甲　是。

〔牌旗甲押韓文瑞下〕

王　奎　待本帅將案情奏明天子，再做道理。告辞了！

蔡文琴
蔡元郡　請！（揖送介）

〔王奎、旗牌下〕

蔡文琴　按察司回衙去吧！

蔡元郡　遵命！（下）

蔡文琴　兩廂退下！

四龙套　啊！

〔四龙套、中軍下〕

蔡文琴　他就是韓文瑞呀！他又有金瓶半只，跟我的正是一对，不錯，是他。这件事可叫我怎么办哪？有啦，把我母亲請来商量商量。旗牌走上！

〔旗牌上〕

旗　牌　大人有何吩咐？

蔡文琴　拿我名帖，去請按察司的太太过衙一叙。快去！

旗　牌　是。

〔旗牌、蔡文琴分下〕

第三十八場

〔二丫鬟、蔡夫人上〕

蔡夫人　夫受皇家祿，妻沾雨露恩。

〔四龙套、蔡元郡上，院子暗上〕

蔡元郡　唉！

蔡夫人　老爷，你这是怎么啦？

蔡元郡　夫人不知，韓文瑞这个奴才，把我告下来了！

蔡夫人　哦，他把你告下来啦，本来你不該害他呀！

蔡元郡　再不要提起呀！

〔旗牌上〕

旗　牌　門上哪位在？

院　子　（出開介）何事？

旗　牌　按院大人有帖相請。

〔旗牌遞帖　院子接介。旗牌下，院子進門介〕

院　子　按院大人有帖来請，大人請看。（遞介）

〔蔡元郡接帖看介〕

蔡元郡　啊夫人，按院大人有帖，請你过衙議事。

蔡夫人　喲，按院大人請我干嘛呀？你瞧錯了吧？

蔡元郡　你自己看来！

蔡夫人　我問按院大人多大年紀呀？

蔡元郡　二十上下。

蔡夫人　喲，那我可不能去！

蔡元郡　你若不去，大人怪罪下来如何是好？

蔡夫人　那么，按院大人有家眷沒有哇？

蔡元郡　未帶家眷。

蔡夫人　喲，那我更不能去啦！

蔡元郡　你若不去，大人怪罪，我吃罪不起呀！

蔡夫人　这一說总得去？

蔡元郡　总得去！

蔡夫人　这个亏也总得吃？好，丫头，順轎哇！

丫鬟甲　外廂順轎。

〔四轎夫抬轎上，蔡元郡、蔡夫人出門介，蔡夫人上轎介〕

蔡元郡　夫人，你要保重了！

蔡夫人　那就看你們家的德行吧！

〔四轎夫抬蔡夫人下，二丫鬟隨下〕

蔡元郡　唉，这是哪里說起！（下）

第三十九場

〔二旗牌、蔡文琴上〕

蔡文琴　命人請老母，未見轉回程。

〔幕內：按察司太太到。〕

旗牌甲　按察司太太到。

蔡文琴　有請！

旗牌甲　有請。

〔二丫鬟、轎夫、蔡夫人上，下轎介，二丫鬟、轎夫下，蔡夫人进門，坐介〕。

蔡文琴　兩廂退下！

二旗牌　啊！（下）

蔡文琴　不知太太駕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蔡夫人　豈敢！大人叫我来，有什么事呀？

蔡文琴　有事相求。此处不是講話之所，請到書房一叙。

蔡夫人　大人，您有事就在这里說得啦！

蔡文琴　此处不方便。

蔡夫人　那么書房里方便嗎？

蔡文琴　書房清靜。夫人請！

蔡夫人　得，請！

〔圓場。进書房門，蔡文琴关門介〕

蔡夫人　大人，您別关門哪！

蔡文琴　开門怕他們听見哪！

蔡夫人　有什么事您說吧。

蔡文琴　有一件事要太太答应我就是。

蔡夫人　什么事您得先說出来我听听啊？

蔡文琴　您就答应得啦！

蔡夫人　不成，您得說明白啦。

蔡文琴　我給您跪下啦。

蔡夫人　你磕头也不成！

蔡文琴　媽！

蔡夫人　喲，你叫奶奶也不成呀！

蔡文琴　您不認識我啦，我是您女兒蔡文琴嘛！

蔡夫人　不对，我女兒是女的，你是男的呀？

蔡文琴　不信，您瞧我耳朵眼兒呀！

〔蔡夫人看介〕

蔡夫人　我的兒呀！别忙，还不对。你还有什么憑据嗎？

蔡文琴　有金瓶一双为証。

蔡夫人　哎呀兒吓！

蔡文琴　媽！

〔蔡夫人、蔡文琴抱哭介〕

蔡夫人　你怎么做了官了呢？

蔡文琴　母亲容禀！（牌子）

蔡夫人　如此，賀喜女兒啦！

蔡文琴　母亲啊！只是我女扮男装，有欺君之罪。况且韓文瑞也在这兒，求您給我想个法子才好！

蔡夫人　不要緊，我叫你爸爸給想个法子得啦，我这就走啦！

蔡文琴　送母亲！

〔分下〕

第四十場

〔蔡元郡上〕

蔡元郡　（念）夫人去按院，未見轉回还。

〔二丫鬟、四轎夫、蔡夫人上，下轎，轎夫下，众进門介〕

蔡元郡　夫人回来了，按院大人請你何事？

蔡夫人　你猜按院大人是誰？就是女兒文琴。她說她女扮男身有欺君之罪，叫你給她想个法子哪。

蔡元郡　哎呀呀，原来是你我的女兒。好好好，我自有道理，我要看女兒去了哇！（下）

蔡夫人　你瞧他这塊骨头！

〔同下〕

第四十一場

〔蔡文琴上〕

蔡文琴　（念）母亲回府轉，时刻挂在心。

〔蔡元郡上〕

蔡元郡　哈哈哈，（进門介）啊女……

〔蔡文琴看介〕

蔡元郡　大人！

蔡文琴　您別害怕，我是您女兒文琴。

蔡元郡　哎呀呀，吓了我一身冷汗！

蔡文琴　爹爹，您看我男不男女不女，这可是什么样子呀？

蔡元郡　我兒后面改扮。

〔蔡文琴下〕

〔旗牌上〕

旗　牌　韓大人到！

蔡元郡　有請！

旗　牌　有請。（下）

〔韓文玉上，蔡元郡迎介〕

韓文玉　啊伯父，小侄有礼！

蔡元郡　賢侄免礼。

韓文玉
蔡元郡　哈哈哈……

蔡元郡　請坐！

韓文玉　謝坐。

〔韓福上〕

韓　福　参見大东人！你敢是蔡元郡么？想你嫌貧爱富，苦害我家二东人是何道理？

韓文玉　韓福不必如此，此乃孟伯良一人之过，不与大人相干。

王　奎　（內）聖旨下！

〔旗牌上〕

旗　牌　啓大人：聖旨下。

蔡元郡　香案接旨！

旗　牌　香案接旨。（下）

〔四龙套、王奎捧旨上〕

王　奎　聖旨下，跪！

蔡元郡
韓文玉　万岁！（跪介）
韓　福

王　奎　詔曰：蔡文琴女扮男身，有欺君之罪。念她平賊有功，將她的功名攙在韓文瑞的身上，封为夫人；蔡元郡嫌貧爱富，罰俸三載；韓福封为員外郎。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蔡元郡
韓文玉　万万岁！（起介）
韓　福

王　奎　今乃良辰吉日，就該与他夫妻完婚才是。

蔡元郡　儐相进府！

〔儐相上〕

蔡元郡　贊礼上来！

儐　相　伏以：

（念）一塊沉香木，
　　雕刻玉馬鞍；
　　新人往上走，
　　步步保平安。

动乐！攙新人！

〔韓丁氏攙蔡文琴、二丫鬟、蔡夫人、韓文瑞上〕

〔拜堂介〕

儐　相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二丫鬟攙蔡文琴、韓文瑞下〕

蔡元郡　大家后堂飲宴。

众　　　請！

〔同下〕

玉 人 来

李万春藏本

提 要

黄持正寵妾巧蓮，薄觑妻女。襟亲杜宏仁曾央友左維明为子起孝求娶甥女静英，黄不允。

杜寿辰，黄携妻女往賀，杜夫人留甥女小住。黄归家，巧蓮聳以危言，复强接女归。

巧蓮發現靜英携回起孝所作之"玉人来"詞，誣其不貞，持正怒欲杀女。左維明聞訊，設計令黄推女于御河桥下，遣人暗救之。后左又佯以靜英为己侄女，托黄为媒，許婚起孝，終成就二人良緣。迨成礼时，左始述明原委，黄父女乐庆团圓。

第 一 場

〔四龙套、院子、杜宏仁上〕

杜宏仁 （引）威儷八面，掌法曹，鉄面森严。

（詩）法律森严順民情，

身寄排衙戚聖恩；

三年大計評功过，

王章法度誰不遵？

老夫、杜宏仁。湖南人氏。乙未进士出身，蒙聖恩欽放湖南按察。蒞任三年，例应回京覲見。前者，拜表朝廷，蒙旨照准。新任現已交代完畢，不免請出夫人商議起行。家院，請夫人、公子出堂！

院 子 請夫人、公子出堂。

〔丫鬟、杜夫人、杜起孝上〕

杜夫人 夫受皇王祿，妻沾誥封恩。

杜起孝 書香繼門第，青藜照讀經。

杜夫人 老爷！

杜起孝 爹爹！

杜宏仁 夫人請坐！我兒一旁坐下！

杜夫人 將妾身喚出，有何話講？

杜宏仁 只因下官出任三载，例应回京面聖。也曾拜本朝廷，蒙恩照准。如今新任交代完畢，正好擇日起程，特請夫人商議。

杜夫人 就請老爷吩咐車馬伺候，妾身打点行裝就是。

〔丫鬟、杜夫人取行裝介〕

杜宏仁　我兒督率家丁押护車輛先行，一路之上，按驛住宿，不必惊动各府州县。

杜起孝　孩兒遵命。（下）

杜宏仁　家院，外廂車輛伺候！

院　子　外廂車輛伺候。

〔車夫上，众出門介。丫鬟扶杜夫人上車，院子帶馬，杜宏仁上馬介，同下〕

第　二　場

〔丫鬟、黄靜英上〕

黄靜英　（引）独处閨門，習針黹，喜讀書文。

（詩）大姑還教訓閨門，

承欢膝下奉双亲；

描龙刺鳳調顏色，

錦心綉口善詩文。

奴家、黄靜英。我父官諱持正。現任鴻臚寺正卿之职。母亲方氏，只生奴家一人。因此，我父后娶巧蓮为妾。自从二娘进門之后，生下兩个兄弟。深得我父寵幸，就將我母女別眼看待，母亲因此憂悶成病。不免請出母亲劝解劝解。丫鬟，有請夫人！

丫　鬟　是。（下）

〔丫鬟扶黄夫人上〕

黄夫人　（唱）丫鬟后堂来迎請，

即到綉房把話云。

〔丫鬟、黄夫人进門介〕

黄靜英　啊母亲来了，孩兒參拜！

黃夫人　我兒少禮，坐下！

黃靜英　謝坐。

〔黃夫人，黃靜英坐介〕

黃夫人　兒啊，請出为娘，有何話言？

黃靜英　啊母亲，因为我父听信二娘之言，时常与母亲無事生非，兒恐母亲憂成疾病，特劝母亲不要介怀。

黃夫人　話虽如此。怎奈你父不听良言，反將我母女看成陌路，叫为娘怎不生憂？

黃靜英　母亲哪！

（唱）二娘进門恃寵幸，

將我母女不当人。

我父良言难听信，

从此家庭不安宁。

相劝母亲且养靜，

休管他人閑事情！

黃夫人　（唱）女兒存心多孝順，

且看賤人怎样行？

〔大子、二子上〕

大　子　生在宦門第，

二　子　車馬御輕裘；

大　子　無事吃花酒，

二　子　到处出風头。

〔同进門介〕

大　子
二　子　參見大娘，孩兒拜揖！

黃夫人　罢了，你二人到此何事？

大　子
二　子　我們因为書房攻讀，身体不甚安逸，想到外面散散

心，透透空气，特来与大娘要些銀錢，腰里也好方便方便。

黄夫人　想你二人，不去上进攻書，还要外面貪玩，我無錢与你！

〔巧蓮暗上听介〕

黄靜英　母亲所言，皆是正理。你二人不去用功，只想貪玩，縱然与你們銀錢，也不許你們浪蕩逍遥。快快讀書去吧，若被二娘知道，不定又要生出些什么是非来了。

大　子
二　子　不給錢就不給錢，說的都是廢話，有錢留着給我姐姐用吧！

〔巧蓮进門介〕

巧　蓮　好你兩个小畜生！本来是嘛，不去用功就知道花錢，跟人家要錢花，惹的人家說閑話，还怕我听見生是非，这么一說，我倒成了是非精啦！还不与我滾回去，討人厭的东西！

〔大子、二子跑下〕

黄夫人　二娘不要这样言講，他二人不去攻書，終日在外游玩，因此說他几句，二娘何必插言？

巧　蓮　我說我的兒子，这也沒有什么要緊啊！你还不准我管教兒子嗎？你女兒多么好哇，她一开口就說我是个是非精，老爷的俸祿从此給你，叫你們用着方便，拿我們还当人看嗎！

黄靜英　二娘休要出言無理，我母女在此未曾言講什么，何故闖进房来說我母亲的不是？你真欺人忒甚矣！
（唱）二娘休得言不順，

欺我母女为何情？

巧　蓮　（唱）丫头說話太越分，

把我二娘不在心。

我与你母不分等，

都是你挑起是非情。

拉住衣襟来拚命——

〔三人乱打介〕

〔黄持正上〕

黄持正　（唱）后堂里面乱紛紜。

走进房門来观定，

为何这样乱胡行？

放手放手！为了何事，这样爭吵？（怒介）

〔巧蓮、黄夫人、黄靜英爭先說理介〕

巧　蓮　哎呀！老爷呀！

黄夫人　老爷！

黄靜英　爹爹！

黄持正　好了，好了！只是你無大無小，动不动無事生非，你养的女兒是好的，还不回房去嗎？

黄靜英　（哭介）喂呀！

黄夫人　唉！

〔黄夫人、黄靜英同下〕

巧　蓮　老爷，你不在家里，她母女把我不当做人看待，她簡直的欺侮我喲！

〔巧蓮哭介，撒賴介，黄持正安慰介〕

〔黄福上〕

黄　福　回稟老爷，今有杜大人进京，前来拜府。

黄持正　杜仁兄进京来了，二夫人迴避了。快快有請！

〔巧蓮下〕

黄　福　有請杜大人。（下）

〔杜宏仁、杜夫人、丫鬟，杜起孝上，进門介，黄持正迎介〕

黄持正　啊襟弟！

杜宏仁　襟兄！

黄持正
杜宏仁　哈哈哈……

杜夫人　姐丈！

黄持正　請坐！

杜宏仁　謝坐。

黄持正　賢妹請至后堂！

〔杜夫人、丫鬟下〕

杜宏仁　起孝，見过姨父！

杜起孝　参見姨父！

黄持正　甥兒少禮，坐下！

杜起孝　謝坐。

〔黄福上〕

黄　福　啓老爷：左大人到！

黄持正　有請！甥兒后面拜見你姨母去吧！

杜起孝　是。（下）

黄　福　有請左大人。

〔左維明上，进門介，黄持正、杜宏仁迎介〕

黄持正
杜宏仁　啊左仁兄！

左維明　二位仁兄！

黄持正
杜宏仁　請坐！

左維明　謝坐。杜仁兄，在京一别，屈指数年，今日相見，十分有幸。我要备酒一席，請黄仁兄作陪，与杜仁兄接風。

杜宏仁　这就不敢。

黄持正　慢来，慢来！今日杜仁兄、左賢弟駕到，我当备酒一席，以作东道。

左維明　怎么，黄仁兄請酒，但不知有花無花？

黄持正　飲酒么，还要什么花？

左維明　有酒無花豈不是寡酒，你要請酒必須要有花，因为你是一个好酒貪花的呀！哈哈哈……

黄持正　你又来取笑了。

杜宏仁　多承二位美意。但等面聖之后，搬进新宅，一定备酒相邀，幸勿推辞。

黄持正　家院，花厅备酒，大家同飲！

黄　福　是。

〔同下〕

第　三　場

〔杜夫人、黄夫人、黄靜英、侍月、二丫鬟上〕

黄夫人　賢妹，自从宗任外乡，几年未曾相見，为姐十分盼望。

杜夫人　有劳姐姐挂念。靜英侄女几年不見，如今生得亭亭玉立，越發秀美了。

〔杜夫人打量黄夫人介〕

杜夫人　啊姐姐，你为何这样消瘦？

黄夫人　唉，賢妹哪里知道！

〔巧蓮暗上，听介〕

黄夫人　只因你姐丈娶了个二娘，进門之后，把我母女当做眼中之釘，肉中之刺，因此气成疾病，故尔如此。

杜夫人　姐姐不必过虑，容妹妹搬进新宅，接你母女过去居住，以解憂煩，不必与她計較。

巧　蓮　喲，今天是甚么事啊，为何这样热鬧？

〔巧蓮拟进門介，丫鬟甲出門看介〕

丫鬟甲　杜夫人在此与夫人、小姐談話。

巧　蓮　喲，原来是杜夫人来啦，你們眞沒規矩，有外客到，为什么不叫我知道？反叫人家笑我們架子大，豈不是無意中得罪人嗎！

〔巧蓮进門介，丫鬟甲进介〕

杜夫人　原来巧姐姐到了。請坐！

巧　蓮　杜夫人到来我也不知道，都是这些吃飯不管閑事的，为什么不早通报一声！杜夫人是位久不到門的外客，（指黃靜英介）我們这位大小姐也不曉得什么！你姨母来了，也应当叫丫鬟去叫我一声啊，这不是叫人家嗔怪嗎？

杜夫人　你我皆是自家姐妹，是我来的慌速，还未曾到姐姐房中拜望。

〔黃福引杜起孝上，黃福进門介〕

黃　福　回稟夫人：杜公子前来拜見。

黃夫人　請进！

黃　福　（出門介）杜公子請进。

〔杜起孝进門介，黃福隨进介〕

杜起孝　姨母在上，甥兒參拜！

黃夫人　甥兒少禮，这里見过姨娘！

杜起孝　姨娘！（拜巧蓮介）

巧　蓮　免禮，別拜啦！

黃夫人　見过妹子！

杜起孝　啊賢妹！

黃靜英　兄長！

〔杜起孝、黄靜英互覗介〕

黄　福　請公子前面用飯。

杜起孝　帶路！

〔杜起孝留連介，黄福、杜起孝下〕

黄夫人　賢妹，你我往花园一游。

杜夫人　請！

〔杜夫人、黄靜英、黄夫人、侍月、二丫鬟同下〕

巧　蓮　好哇，杜夫人又来啦，她們姐妹背地里必定要說我的短長，靜英这个丫头，我看見她就是一肚子气，有啦，我要施展施展我的法力，也叫她們曉得我的厉害！正是：我不欺人人欺我，人能容我我不容人。（下）

第　四　場

〔杜宏仁上〕

杜宏仁　（唱）君王施恩亲召見，
　　　　　　指日高升印信迁。

〔杜夫人乘車上〕

杜夫人　（唱）来在府門下車輪，（下車介）
　　　　　　宴罢回来喜心間。

〔杜夫人进門介〕

杜宏仁　夫人回来了？請坐！

杜夫人　有坐。啊老爷，妾身适才在黄家姐丈那里，看見侄女靜英，如今生得如花似玉，不知將来誰家兒郞，聘为佳妇？

杜宏仁　听夫人之言，她生得这样美貌，將来必然得配才郞。

杜夫人　啊老爷，妾身有意与我兒提提这門亲事，不知老爷

心意如何？

杜宏仁　好便好，只是黄持正性情乖張，怕他不允也是枉然。有了，我倒想起一人来了，这門亲事非他为媒不可。

杜夫人　但不知何人可以为媒？

杜宏仁　就是那左維明賢弟。

杜夫人　是啊，左叔叔前去，必然尋成，何不請他前来？

〔院子暗上〕

杜宏仁　就依夫人。家院，看名帖过来！

（唱）执帖去把左爷請，

就說过府有話云。

急速前往莫迟頓，

院　子　是。（下）

杜夫人　（唱）但願說成这門亲。

等他到此来議論，

〔左維明、院子上〕

左維明　（唱）来在府門下能行。

尊管进內忙通禀，

院　子　是。（进門介）

院　子　左大人到。

杜宏仁　有請！

院　子　有請。

杜宏仁　（唱）忙整衣冠来相迎。（出迎介）

手挽手兒厅堂进，

〔左維明、杜宏仁同进門介〕

左維明　（唱）拜罢兄嫂問安宁。

〔众同坐介〕

杜宏仁　喚公子前来！

院　子　有請公子。

〔杜起孝上〕

杜起孝　(唱)正在后堂讀書文，

爹爹呼喚为何情？

〔杜起孝进門介〕

杜起孝　参見爹娘！(看左維明介)参見左叔父！

左維明　賢侄少礼，一旁坐下。仁兄有帖相邀，有何見諭？

杜宏仁　今有要事相煩，非賢弟你不可。

左維明　仁兄只管吩咐，弟自当效劳。

杜宏仁　只因舍亲黄持正生有一女，才貌双全，敢煩賢弟为媒，与小兒起孝提下这門亲事，料無推辞的了？

左維明　这有何难？待弟前去一說，黄仁兄就可应允。

杜起孝　慢来，慢来，爹爹难道不知黄家姨父的脾气？他是个性情乖張、毫無主意的人，恐怕左叔父往返徒劳，空走一趟！

左維明　賢侄，非是为叔的夸口，我此去提亲，他必然应允。管叫你琴瑟和諧，姻緣成就！鴛鴦結侶，这鸞鳳和鳴！

(唱)不管他生就乖張性，

提亲事兒我担承。

辞别仁兄跨金鐙，(揖下)

〔杜宏仁、杜夫人、杜起孝揖送介〕

杜起孝　(唱)恐怕空走这一程！

杜夫人　(唱)我兒不必多言論，

〔众同坐介〕

〔左維明上〕

左維明　(唱)滿面羞慚轉回程！

〔左維明进門介，杜宏仁、杜夫人、杜起孝迎坐介〕

杜宏仁　賢弟回来了？

左維明　回来了。

杜宏仁　提亲之事，他可曾应允？

左維明　这！

杜起孝　別人前去恐不能应允，左叔父前去必然应承。左叔父是与不是呀？

左維明　咳，这老兒眞是豈有此理！不提亲事还則罢了，

杜宏仁　啊？这提了亲事呢？

杜起孝　我姨父一定是应允的了？

左維明　呃，是碰了釘子回来的喲！

杜宏仁　果然他不肯。

左維明　事急难圖，事緩則圓。此事包在小弟身上，早晚定叫賢侄如願以償！告辞！

杜宏仁　我兒送叔父。

杜起孝　是。

〔左維明、杜起孝下〕

杜宏仁　（唱）好一个奇怪黄持正，
往返忙坏左維明。
但願兩家有緣分，
說服黄家結婚姻。

〔同下〕

第　五　場

〔牌子。四朝官上〕

一朝官　众位大人請了，今乃杜大人寿誕之期，你我一同前去拜寿。

三朝官　請！

〔牌子。同下〕

第六場

〔場設寿字。杜宏仁、杜夫人、丫鬟、杜起孝、院子上〕

〔幕內：黃大人到〕

院　子　回稟老爷：黃大人到。

杜宏仁　有請！

院　子　有請。

〔黃持正、黃夫人、黃靜英、侍月上，进門介，拜寿介〕

〔幕內：众位大人到〕

院　子　众位大人到。

杜宏仁　有請！

〔黃夫人、黃靜英、侍月，杜夫人、丫鬟、杜起孝下〕

院　子　有請。

〔四朝官上，进門介，拜寿介〕

〔幕內：左大人到〕

院　子　左大人到。

杜宏仁　有請！

院　子　有請。（下）

〔左維明上，进門介，拜寿介〕

杜宏仁　余有何德能，敢劳众位大人前来！

左維明
四朝官
黃持正　大人千秋，礼当如此。

左維明　老黃，你来拜寿，如夫人可曾帶来？

黃持正　賢弟休得取笑，今日只有賤內、小女前来拜寿，要她做甚？

左維明　拜寿已畢，你要早些回去。

黃持正　为何？

左維明　恐怕如夫人倚門悬望！

黃持正　我要罰你！

左維明　今日寿酒，理当多飲。如此，先罰我十大杯。

众　哈哈哈……

杜宏仁　花厅备酒，大家同飲。請！

众　請！

〔圓場。众入席介〕

杜宏仁　大家請！

众　請！

〔牌子。众飲酒介〕

左維明
四朝官　啊杜大人，我等酒已够了，告辞了！

杜宏仁　改日登門拜謝。送客！

〔牌子。左維明、四朝官下〕

黃持正　我也要告辞了！

〔黃夫人、黃靜英、侍月，杜夫人，丫鬟上〕

〔杜夫人拉杜宏仁衣背語介〕

杜夫人　妾身有意留黃家姐姐与侄女在此少住几日，不知老爷意下如何？

杜宏仁　我也有此意。啊黃仁兄，今日我意欲留她母女住上几日，你看如何？

黃持正　我家中有事，不要留她們，一同回去吧。

杜宏仁　你家中有什么事情非她們不可？

黃持正　这，不是啊，因为舍間諸事紛繁，她們是各供其事，所以要回去的。

杜宏仁　一定要留她母女住上几日，随后我命人送回就是。

〔黃持正無奈点头应介〕

黃持正　好，如此，我告辞了！

杜宏仁　送过。

黄持正　（对黄夫人介）夫人，家中事你是曉得的，能够住下你便住下，若是不能住下，还是回去才是。

黄夫人　不劳吩咐，妾身知道。

〔黄持正下〕

〔家院暗上〕

杜夫人　丫鬟过来，速將后厅打扫干凈，快去！

丫　鬟　是。（下）

杜宏仁　夫人，就請她母女后厅安歇。

黄夫人　且慢，妹丈不必挽留，我一定要回去的。

杜夫人
杜宏仁　方才已然說明，为何定要回去？

黄夫人　还是回去为妙。不然，就命小女住下，我一人先回，也免得你那姐丈挂心。

杜宏仁　說得也是。家院，外廂車輛伺候！

院　子　外廂車輛伺候。（下）

〔車夫上，众送黄夫人出門上車，下〕

杜夫人　甥女兒，到后厅安歇来呀！

黄靜英　姨父母請！

〔同下〕

第　七　場

〔花奴、巧蓮上〕

巧　蓮　（唱）杜府今日寿筵开，

　　　　老爷拜寿未回来。

〔黄持正上〕

黄持正　（唱）妹丈家中好款待，

　　　　挽留她母女我口难开。（进門介）

〔黄福暗上〕

巧　蓮　老爷回来了？

黄持正　回来了。

〔巧蓮向后望介〕

巧　蓮　喲，怎么老爷一个人回来啦，她母女哪里去啦？

黄持正　只因杜家妹丈留她母女多住几日，故尔未曾回来。

巧　蓮　哎喲，你怎么叫她母女住在他家！想她們是嫡亲姐妹，無話不談。从此咱們家里就要串通什么是非出来喽！

黄持正　我也想到这里，临行之时也曾嘱咐于她，不知她解开無有？

〔黄夫人上，进門介〕

黄夫人　老爷，妾身回来了。

〔黄持正看介〕

黄持正　你一人回来，女兒她为何不回来？

黄夫人　此事是你应允他們的，为何反来問我？

黄持正　我是情面难却，也曾使了眼色于你，难道你就不曉得么？

黄夫人　这样的至亲，留住几日还有什么差錯？

巧　蓮　哎喲我的夫人，为什么你这么糊塗！上一次杜家也曾托左維明前来提亲，老爷未曾答应，想那杜家小子也沒有多大的出息，倘若男女之間鬧出什么閑言碎語的，可多么难听啊！

黄夫人　呸，長舌妇，休得胡言，眞是豈有此理！（下）

黄持正　黄福，快快接你家小姐回来！

黄　福　是。（下）

黄持正　正是：养女如养虎，

巧　蓮　怎敢离半步。

〔同下〕

第　八　場

〔杜宏仁、杜夫人、黃靜英、侍月、院子上〕

杜宏仁　（唱）旧时王謝堂前燕，

　　　　分花拂柳过厅前。

〔院子引黃福上，院子进門介〕

院　子　老爷，黃府家人求見。

杜宏仁　喚他进来！

院　子　是。（出門介）老爷喚你。

〔黃福隨院子进門介〕

黃　福　參見大人！

杜宏仁　到此何事？

黃　福　奉了家爷之命，接小姐回去。

杜宏仁　啊，方才与你家老爷当面說过，留住你家小姐。为何又要接她回去，这是什么道理呀？

黃靜英　姨父不知，我家爹爹生性多疑，就叫侄女回去吧。

杜宏仁　黃福，你回去对你家老爷言講，一定要留住你家小姐，他答应也要留，不答应也要留，你快快回去。

黃　福　是。（下）

黃靜英　今日侄女若不回去，恐怕巧蓮又要搬动什么是非出来！

杜宏仁　無妨事，你只管放心暂住几日，有什么事全有作姨父的担待。这几天天气炎热，去到花园風凉風凉去吧！

黃靜英　是。

〔黄靜英、侍月下〕

杜宏仁　这是哪里說起！

〔同下〕

第九場

〔黄持正、巧蓮、花奴上〕

黄持正　（唱）女兒不听为父命，

巧　蓮　（唱）只恐將来落丑名！

〔黄福上〕

黄　福　老爷！

黄持正　小姐怎么不曾回来？

黄　福　杜老爷言道，一定要留住小姐，不叫住也要住，特来回禀。

黄持正　气死我也，賤人走来！

〔黄夫人上〕

黄夫人　老爷何事？

黄持正　在杜家再三与你使眼色，你假裝不知；杜家現今一定要留住女兒，莫非你們通同作弊不成？再去分派黄福接她回来，如若不然，我就將你活活打死。

巧　蓮　老爷，你不要生气。命人前去接她回来就是。

黄持正　黄福，快去接你家小姐回来。不叫回来也要她回来，快去！

黄　福　是。

〔黄持正、巧蓮下〕

黄夫人　黄福，快去对你家小姐去說，速速回来为是，如若不然，就說夫人受气，要气死了哇！（下）

黄　福　遵命。

〔圓場〕

黃　福　門上有人么？

〔院子上〕

院　子　何人叩門？（出門看介）原来是黃管家！

黃　福　煩劳通禀，求見老爷。

院　子　稍候，（进門介）有請老爷！

〔杜宏仁上〕

杜宏仁　何事？

院　子　黃福要見。

杜宏仁　喚他进来！

院　子　（出門介）老爷喚你。

〔黃福隨院子进門介〕

黃　福　参見老爷！

杜宏仁　你又来做甚？

黃　福　奉了家爷之命，还是接我家小姐回去！

杜宏仁　啊，你不曾將我的言語对你家老爷言講么？

黃　福　哎呀大人哪，快快叫我家小姐回去吧。不然我家夫人受气，就要气死了！

杜宏仁　老黃眞眞的可恨，好好好，隨我前去。

〔杜宏仁、黃福下。院子下〕

第十場

〔杜起孝上〕

杜起孝　（唱）痴把姨妹比西子，

　　淡裝濃抹总相宜。

妙呀！姨妹生得眉横春山，眼含秋水，蛮腰素口，臉似芙蓉，好个品貌。前者，我父相煩左叔父为媒，

前去提亲，可恨姨父老兒，竟自拒絕此事。思想起来，好不憂煩人也！

（唱）眉横春山眼秋水，

　　蛮腰素口臉芙蓉。

〔黄靜英上〕

黄靜英　（唱）手扶丫鬟花厅进，

〔見杜起孝对拜介〕

黄靜英　（唱）万福姨兄禮相迎。

杜起孝　姨妹到了，請坐！愚兄有事，少刻奉陪。（下）

黄靜英　請便！（坐介）桌案上現有詩文，待我看来。

〔黄靜英取詩看介，思介〕

〔杜宏仁、杜夫人、丫鬟上〕

〔黄靜英藏詩袖中介〕

杜宏仁　侄女，黄福又来接你回去。

黄靜英　黄福現在哪里？

杜宏仁　黄福，小姐喚你。

〔黄福上〕

黄　福　参見小姐！

黄靜英　你来之时，夫人对你言講什么？

黄　福　哎呀小姐，老爷命我接小姐急速回去。夫人暗暗言道：对你家小姐言說，她若再不回来，夫人受气，就要气死了！

黄靜英　（哭介）喂呀！

（唱）听黄福一席話泪似雨陣，

　　奴只得遵父命回轉家門。

　　叫家院你与我車輛安頓，

〔車夫上〕

杜宏仁　(唱)侄女不必忒傷情。

此一番回家去婉言回禀，

且莫要傷了那父女之心。

黄靜英　(唱)別姨父和姨母忙上車輪，(上車介)

〔杜起孝上〕

杜起孝　賢妹，怎么你要回去了？

黄靜英
杜起孝　(唱)頃刻間分別情触动我心。

〔杜起孝、黄靜英依依不舍介〕

〔車夫、黄靜英下〕

黄　福　拜別老爷、夫人！(下)

杜宏仁　(唱)心中惱恨黄持正，

杜夫人　(唱)全然不顧戚誼情。

杜宏仁　(唱)从此兩家少亲近，

杜起孝　(唱)姨父小看我杜門。

〔同下〕

第十一場

〔黄持正、巧蓮、花奴上〕

黄持正　(唱)心中只把女兒恨，

巧　蓮　(唱)三番兩次不回程。

黄持正　(唱)怒气不息前厅等，

〔黄靜英上〕

黄靜英　(唱)悲悲切切轉家門。

用手擦干腮边泪，

前厅之內見爹尊。

参見爹爹！

黄持正　我命家院三番兩次接你，才肯回来，是何道理？

黄靜英　姨父、姨母苦苦相留，女兒再三告辞，不肯放回。

黄持正　哪里是不放，分明自做主意，不肯回来！

黄靜英　爹爹这是什么言語！姨父、姨母相留也是爹爹亲口应允，与女兒何干哪？

（唱）此事爹爹亲口允，

如今休怪兒靜英。

听信讒言責备甚，

爹爹太不近人情！

黄持正　呸！

（唱）竟敢不遵为父命，

出言頂撞年迈人。

不肖之女令人恨，

巧　蓮　老爷呀！

（唱）老爷休要动無明。

不必与她来爭論，

老爷何必与她生气？

黄持正　哼！（下）

巧　蓮　你呀！你呀！

（唱）你枉为閨閣女千金！

黄靜英　（唱）我母女与你何仇恨，

三番兩次挑撥情。

这是黄門家不幸，

出了你一只狐狸精！（甩手落詩介）

〔黄靜英下〕

巧　蓮　你媽狐狸精！我又狐狸精啦！

〔花奴拾詩介〕

花　奴　姨奶奶，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巧蓮接介〕

巧　蓮　(念)"柳含烟翠碧于苔，几度鶯声喚夢回；

　　小院寂寞春將晚，焚香靜待玉人来"。

這还有第二首：

(念)"芙渠出水湿紅腮，曉露盈盈帶笑开；

　　独对名花忆傾国，何如解語玉人来。"

还有第三首哪：

(念)"秋郊紫翠錦成堆，碧树陰疏露漸摧，

　　雁落魚沉香漸遜，蘭舟輕載玉人来。"

喲，原来是情詩啊，哈哈哈……怪不得你不肯回来，果然不出我所料！黃靜英，黃靜英，有此淫詩在我手里，你这条小命兒就在我手心里嘍！

(唱)这是眞贓实憑証，

　　遍体排牙也难辯清。

　　回头便把老爷請，

有請老爷！

〔黃持正上〕

黃持正　(唱)請我出来必有因。

何事？

巧　蓮　我說靜英不回来一定与杜起孝發生曖昧之事，果然不出我所料！

黃持正　有何为証？

巧　蓮　現有淫詞，老爷請看。

〔黃持正接詩看介，气介〕

黃持正　好賤婢呀！

(唱)一見淫詞气煞人，

　　喚出賤婢問分明。

巧　蓮　（唱）淫詩在此难分辯，

快唤那装模做样的正經人。

叫那賤人出来！

花　奴　有請小姐。

〔黃靜英上〕

黃靜英　（唱）忽听前堂呼声震，

倒叫我心中吃一惊。

（惊介）呀！

（唱）忽然想起詩箋事，（找介）

喂呀！

（唱）七魄悠悠失三魂。

哎呀不好了，如今詩箋失落，不知丢到何处去了？

黃持正　快唤这个小賤人前来！

花　奴　小姐快来。

黃靜英　哎呀且住！我家爹爹这样的动怒，莫非詩箋被巧蓮拾去，交与我爹爹不成么？咳，黃靜英，黃靜英，这就是你的禍事到了！

（唱）我今一死何足論，

只怕牵連吟詩人。

黃持正　（唱）快將靜英来扯进，

〔花奴出門拉黃靜英介〕

花　奴　快进来吧！

黃靜英　（唱）生死二字不思寻。

强打精神客堂进，

〔黃靜英进門，花奴随进介〕

黃持正　（唱）开口大罵小賤人！

小賤人，你做的好事呀！

黄靜英　女兒不小了，当着使女丫鬟，开口賤人，閉口賤人，女兒若是賤人，爹爹你也沒有什么光彩！

黄持正　好哇，好哇，怪不得接你不肯回来，一夜之間，居然做出了丑事，你还敢抵賴么？

黄靜英　爹爹道我做了丑事，有何为証？

黄持正　現有淫詩在此，还敢强辯么？你拿去看来！（遞介）

〔黄靜英笑介〕

黄靜英　我只道什么丑事，原来拾得詩箋，爹爹就这样大發雷霆。此乃姨兄杜起孝所作，姨母命兒書房避暑，偶見詩句，是孩兒爱它香奩妙句，意欲抄录一張，放在袖內。匆忙回家，不知何时遺落地下，不意起此風波，眞眞是血口噴人！

黄持正　住口！

（唱）賤人不必巧言論，

巧　蓮　（唱）分明是淫詩你騙誰人？

黄靜英　（唱）我走得正来行得正，

黄持正　（唱）你不該敗坏我家門。

黄靜英　（唱）淫詩二字何为証？

巧　蓮　（唱）还敢頂撞老爹尊！

忙將家法来捧定，

老爷呀！

（唱）你快快去教訓你小姐姑娘你的女千金。

〔黄夫人暗上〕

黄夫人　好賤人！

（唱）我母女与你何仇恨？

大罵妒妇是非精！

黄持正　好賤人！

（唱）养女不知来教訓，

黄夫人　（唱）你休要血口来噴人！

黄靜英　喂呀！

（唱）向前再对爹爹論，

莫叫我母受欺凌。

杀剐存留全憑你，

随便把兒怎样行！

黄持正　（唱）恨不得一棍要兒的命，（打介）

〔黄夫人拉黄靜英下〕

巧　蓮　老爷，她們跑到后面去了。

黄持正　后面去打！

〔同下〕

第十二場

〔黄靜英、黄夫人、侍月上，黄持正、巧蓮、花奴追上〕

〔黄靜英、黄夫人，巧蓮、黄持正对打介〕

〔巧蓮打黄靜英暈倒介，众停打〕

黄夫人　哎呀，我兒醒来！

黄靜英　（唱）这一陣如遭那狂風暴雨，

滿树枝梨花兒墜落埃塵。

芙蓉面上流鮮血，

胭脂水浸透了玉楼春。

黄夫人　兒啊，此时覺得怎么样了？

黄靜英　喂呀娘啊！

（唱）紅顏自古多薄命，

前世作孽苦在今生。

縱然渾身都是口，

也难說过这群糊塗人。
女兒一死何足論，
只是难舍老娘亲！
只当兒三岁之时夭亡了，
只当兒今生今世未投娘胎、未曾降生。
話到了伤心处声嘶泪尽，
养兒的娘啊！

巧　蓮　覥着臉眞不害臊！

黃靜英　好賤人！
(唱)陰曹府也要追你的魂。

黃持正　呸！
(唱)越思越想越惱恨，
打死你这賤婢！

〔黃持正欲打，巧蓮攔介〕

巧　蓮　(唱)尊声老爷且消停。
老爷，有道是孤掌难鳴，事从兩来，莫怪一人。你先把她打死，难道說就便宜那杜家小畜生不成？

黃持正　言之有理。丫鬟过来，將小賤人扯至后面！

花　奴　是。

〔花奴拉黃夫人，黃靜英、侍月同下〕

黃持正　不免去到杜宏仁那里，与他辯理。家院！

〔黃福上〕

黃　福　有。

黃持正　帶馬伺候！

黃　福　是。

〔巧蓮下〕

黃持正　(唱)杜家畜生眞可惱，

看来是个惹祸苗！

急忙前去將他找．（出門介）

〔黃福帶馬，黃持正上馬，黃福下。圓場〕

黃持正　門上有人么？

〔院子上，开門介〕

院　子　原来是黃老爷，何事？

黃持正　（唱）你快些喚出你家的老兒曹！

院　子　有請家爷。

〔杜宏仁上〕

杜宏仁　（唱）忽听家院一声报，

院　子　黃大人到。

杜宏仁　（唱）他今此来有蹊蹺。

急忙迎接礼周到，（出迎介）

〔黃持正怒进門坐介〕

黃持正　你做得好事呀，好事呀，好事呀！

杜宏仁　（唱）他平白無故發毛包？

襟兄怒气不息，为着誰来？

黃持正　就为你来！

杜宏仁　你为我何来？

黃持正　我好心好意前来与你拜寿，你將我女兒留在你家，你呀，你呀，你呀！你叫我怎样說得出口！

杜宏仁　你我这样至亲，將你女兒留在我家住上几日，还有什么坏意不成？

黃持正　你早有坏心，你还有什么好意！

杜宏仁　我有什么坏心哪？

黃持正　前者，你来提亲，我未应允。你將我女兒留在你家，叫你兒子与我女做出不才之事。你捫心想上一想，

这样事情豈是你我讀書之家所做所为的嗎？

杜宏仁　老黃，我看你是發了瘋了，我們本是通家之好，又是骨肉至亲，留她在此居住也是你亲口应允的，你連連派人接她回去。她在此耽隔也只有一夜的光景。怎么如今說出这样的言語？眞眞的豈有此理！

黃持正　我倒豈有此理？我要不接她回去，我的女兒就白白的成了你的兒媳妇了。我接了回去还出了这样伤風敗俗的事情啊！

(唱)杜宏仁做事欺我甚，

父子通謀敗人倫！

杜宏仁　(唱)老黃說話如噴糞，

自己往头上扣屎盆。

黃持正　(唱)你家教不严枉讀孔聖，

〔院子上〕

院　子　稟家爷：左爷到。

杜宏仁　說我出迎。

院　子　家爷出迎。(下)

〔左維明上〕

左維明　(唱)这廂又来左維明，

我把杜府門来进，

〔杜宏仁迎左維明进介〕

〔黃持正拍左維明肩介，左維明惊介〕

黃持正　你来了？

左維明　我来了。

黃持正　你来得好！

左維明　啊？

(唱)猛然間这一拍吓我一惊。

想必是老黄你又犯瘋病，

黄持正　（唱）这樁事不說明你难知情。

左維明　那是当然的。

杜宏仁　（唱）休听他滿口中一派胡論，

黄持正　（唱）苟且事，

杜宏仁　（唱）哪里有？

黄持正　（唱）一定有。

杜宏仁　（唱）一定無！

黄持正　有！

杜宏仁　無！

黄持正　有！

杜宏仁　無！

左維明　（唱）且息怒暫消停。

黄持正　（唱）請你做个公正人。

杜宏仁　（唱）誰是誰非評个清。

左維明　（唱）我当閒官明如鏡；

替你們把道理評一評。

〔黄持正、杜宏仁拉左維明介〕

黄持正　我先說我先說！

杜宏仁　我先說我先說！

左維明　你們不要拉拉扯扯，扯散了你們賠的起嗎？

黄持正　你做了左都御史，你的架子拉不散的，我要先說！

左維明　在他的府中，他是一主，你是一客，有道是主不吃，客不飲，讓他先說！

黄持正　曉得了，你們旣是同乡，又是同学。可惜我黄持正是个穷官沒有錢；若是有錢运动了你，我就能先說話了！

左維明　你打听打听，我左維明从来是不要錢的。

黄持正　我早打听过了，少了你是不要的。好，讓他先說！

左維明　杜兄，你說。

杜宏仁　昨日他帶領妻女前来与我拜寿，我好心留他夫人与他女兒在我家住上几日。他命家院接他女兒即刻回去，不想今日找上門来，口口声声說我兒子与他女兒做了苟且之事。进得門来就是这样吵吵鬧鬧，說了許多不遜之言，眞眞的放屁，放狗屁，屁上加屁，臭而不可聞也！

左維明　老黄，該你說話了。

黄持正　你問他这屁可曾放完了無有？

杜宏仁　該你放了！

黄持正　老左，我領妻女与他拜寿，他要留我妻女住上几日，我說我家中有事，

左維明　你家中有什么事情？

黄持正　这个！

左維明　有什么事情？

黄持正　哪个家中沒有一点事情，你的家中難道就沒有事情了嗎？

左維明　有事，有事。你說。

黄持正　我命家院接我女兒回家，他不放她回去，且縱子不法，与我女兒做了苟且之事。老左，你想我們都是官宦之家，書香門第，豈不玷辱斯文！

左維明　你呀，你眞眞是齐东野人之語，不可置信。

杜宏仁　你問他有什么憑証？

左維明　是呀，你不要血口噴人，你有什么憑証？

黄持正　我要拿出憑証来，叫他羞得一头碰死。

左維明　縱然碰死，也要死个明白。你拿憑証出来。

杜宏仁　着啊，拿出来看看。

黄持正　若沒有憑証，我也不敢前来。（取詩介）拿去看来！

〔杜宏仁、左維明作神气介〕

左維明　这算什么憑証？

黄持正　他子与我女作的淫詞，这不是憑証么？

左維明　呃，分明是香奩妙句，怎說是淫詞？

杜宏仁　着啊，分明是香奩妙句，怎說是淫詞？

黄持正　分明是淫詞，怎說是香奩妙句？

杜宏仁　分明是香奩妙句，怎說是淫詞！

黄持正　分明是淫詞，怎說香奩妙句！

杜宏仁　分明是香奩妙句，怎說是淫詞！

左維明　不要吵，我有个憑天断。

黄持正
杜宏仁　何謂"憑天断"？

左維明　这座大厅权当法厅，客堂且做公堂，我做个审問官，你当原告，你当被告。

黄持正　这个官司，我不打了。

左維明　却是为何？

黄持正　我有憑有証，倒变成了被告了。分明是你貪賍受賄，我不打了！

左維明　我貪賍受賄，你可上告于我。这个官司你既告了，就要与我打。無論何人不准乱了我的堂規。

黄持正
杜宏仁　乱了堂規呢？

左維明　先打四十大板，一面長枷，杀了头还要充軍。

黄持正
杜宏仁　你說好便好，你要按公而断。

左維明　那个自然。老黄，这个詩句你从哪里来的？

黄持正　我拾得来的。

左維明　哪里拾来的？

黄持正　这个——

左維明　快招！不招，来，大刑伺候！

黄持正　且慢，是賤妾拾了来交与我的。哎呀呀，被他鬧糊塗了！

左維明　啊，又是尊寵啊！

黄持正　賤妾。

左維明　哎呀，怪不得平地風波！

（唱）黄蜂尾針白蟒涎，

最狠不过妒妇心。

杜兄快把令郎請，

杜宏仁　我兒快来！

杜起孝　（內）来了！（上）

（唱）离了書房到前厅。（进門介）

見了伯叔礼恭敬，

〔杜起孝向左維明、黄持正揖拜介〕

黄持正　（唱）一見畜生动無明。

恨不能將你来打定，（举拳欲打介）

杜宏仁　（攔介）你要打哪一个？

黄持正　我要打他！

杜宏仁　我的兒子，我不打是哪一个敢打？

黄持正　我偏要打！

杜宏仁　我不許你打！

左維明　呃！

（唱）有他父在此不用你动刑。

人家的兒子你为何要打？

黄持正　我恨他不过呀。
左維明　我不許你开口。
黄持正　我就不开口。
左維明　你与我坐下。
黄持正　我就坐下。
左維明　不許你动。
黄持正　我就不动。
左維明　待我来审、审、审。杜起孝，这三首"玉人来"可是你作的嗎？
杜起孝　是侄兒所作，請叔父指教。
左維明　作的好，可惜是淫詞！
杜起孝　叔父此言差矣，分明是香奩妙句，怎說是淫詞？
黄持正　呸！分明是淫詞，怎說是香奩妙句？
左維明　呃，我不許你开口怎么又开起口来了？
黄持正　分明是淫詞，他偏偏說是香奩妙句！
左維明　我这里审案，不許你开口。
黄持正　我就不开口。
左維明　你与我坐下。
黄持正　我就坐下。
左維明　我来审、审、审。杜起孝，我来問你，这头一首指何为題？
杜起孝　侄兒閱看典籍，內有佳人才子風流艳事，故而偶占一首。
黄持正　他这詩詞一定与我女兒有关，是他借題發揮，其心不善。
左維明　呃，我这里审問他，你又来多口，有意扰乱，我一定按堂規办事。

黄持正　你不許我开口，我就不开口。

左維明　你与我坐下。

黄持正　我就坐下。

左維明　我来审，审，审。你这二首又因何而作？

杜起孝　这二首因为一个表——

左維明　什么表？

杜起孝　是一張新裱的古画，上面画的是百描美人圖，因見它笔法風韵，这第二首便因它所作。

黄持正　哪里是古画美人，分明是借此古画比喻我的女兒。可見得是他居心不良，竟来巧言搪塞。

左維明　照你这样乱开口，我要照堂規办事了！

黄持正　好，好，好，我就不开口。

左維明　还是与我坐下。

黄持正　我就坐下。

左維明　我来审，审，审。我来問你这第三首又指何为題？

杜起孝　这一首乃是指花園景致为題。

黄持正　放屁，說什么指花园！（轉面看左介）啊，我犯了你堂規了，先打四十大板，一面長枷，死了还要充軍；不叫我說話，我就不說話；不叫我动，我就不动；叫我坐下，我就坐下；你来审，审，审。

左維明　發起瘋病来了。（向杜起孝）放着書不去念，你作的什么詩，占的什么句？

杜起孝　难道小侄还做出什么錯处来了？

左維明　皆因你作出这些詩句，是你姨父疑惑你与他女兒做出苟且之事来了。你这香奩妙句他偏要說是淫詞，如今鬧得天翻地复，你还不知？

杜起孝　哎呀天哪，我杜起孝平素遵从父母教訓，偶作香奩

妙句竟有人說是淫詞！哪个若是屈賴于我，叫他死后打入十八層地獄，上刀山，下油鍋，割他的舌头，叫他来生变狗变猪，还变一只老牛！（哭介）

杜宏仁 我兒不要啼哭，你为人如何，为父是知道的。哪个若是屈枉你，我就与他拼了，不要哭。

左維明 好了，"君子無德願自修"，詩句也罢，淫詞也罢，年輕的人从今以后無事不要再題这样的詩句，听見了無有？眞眞的可惡，混賬的东西。老黄！

黄持正 呃，你的嘴里怎么不干淨起来了？

左維明 我这里是罵他呀。老黄，我方才的审問你可听見，你的疑心可以消去了吧？

黄持正 什么疑心不疑心，我看見这淫詞，我恨不得手使大棍將她一頓打死！

杜起孝 哎呀姨——

〔杜宏仁掩杜起孝口介，左維明揮手令下介〕

〔杜起孝下〕

左維明 老黄，既是骨肉至亲，何必为了些須小事伤了兩家感情？倒不如馬馬虎虎拉倒了吧。老黄，我这里有礼了。

黄持正 什么？馬馬虎虎就拉倒了？你家也有子女，倘遇此事，也就拉倒了不成？

左維明 我左家从来不出这样的事情。

黄持正 好好好，左家不出这样的事，莫非就是我黄家可以有的？也罢！待我回去將我的女兒置于死地，叫你們观看便了！

（唱）这是我黄家無德行，

出了这样下賤人。

怒气不息回家奔，

〔黄持正上馬，下〕

左維明　哎呀！

(唱)滿臉的凶气他要杀人。

左維明急忙把馬上，(上馬，下)

杜宏仁　(唱)老黃做事不順情。

嗐，这是哪里說起！(下)

第十三場

黄持正　(內唱)

越思越想心头恨，(上)

〔左維明追上〕

黄持正　(唱)太陽头上冒火星。

回到家去要她的命，

左維明　(唱)上前拉住馬繮繩。

老黄，請到舍下一叙。

〔左維明拉黄持正圆場。进門介〕

左維明　請坐！

〔黄持正气坐介〕

左維明　啊老黄，方才在杜家也不好言講，这樁事本来是他父子的不是，你此番回到家中，欲將女兒是怎样的处置？

黄持正　我就是一刀將她杀死！

左維明　若是將她杀死，此事傳揚出去，反落个家教不严的名兒。

黄持正　依你之見？

左維明　我倒有个主意：你的住宅后面有座御河桥，等到黄昏时候，將你的女兒假說送到她外祖母家中，將她騙到御河桥上，推下河去。一来免得丢丑，二来她

又落个全尸，也顧全了你父女之情，人不知鬼不覺，豈不干淨。

黄持正　承蒙指教，天已不早，我就此告辞了！

左維明　恕不远送。

〔黄持正下〕

左維明　哈哈哈！老黄已去，我不免分派人役，預备船只，前去救人便了！（下）

第十四場

〔"水底魚"。巧蓮、黄持正上，坐介，花奴上〕

巧　蓮　啊老爷，去到杜家辯理，怎么样了？

黄持正　那杜宏仁偏袒他子，事無結果。我想这小賤人实难容留。你我將她喚了出来，假說送她到外祖母家中，騙到御河桥上將她推下河去，以免出丑。

巧　蓮　这个主意倒也不錯。

黄持正　来，快將小賤人拉了出来！

花　奴　是。（下）

〔花奴推黄靜英上、黄夫人随上〕

黄靜英　参見爹爹！

黄持正　小賤婢，你做出丑事，我家不能容留于你。如今將你送到外祖母家，从今以后断去父女之情。

黄靜英　哎呀爹爹！我父！孩兒將生死置之度外，任爹爹所为，只是污我声名，死不干心！哎呀母亲哪！如今爹爹要將女兒送往外祖母家中，其中必有緣故，孩兒去后，母亲千万保重，勿以女兒为念了！（哭介）

黄夫人　兒呀！你我母女生在一处为人，死在一处为鬼，（指黄持正罵介）我把你这老天杀的，如今要將女兒送走，

要去我們一路去，不然我就与你拚了。(碰头介)

黄持正　丫鬟，將她送到后面！

花　奴　是。

〔花奴推黄夫人下介，黄夫人駡介，下〕

黄持正　夫人，与我拉着走！

巧　蓮　是。

〔巧蓮拉黄靜英介，众作身段，亮相，下〕

第十五場

〔"急急風"。八家丁，四船夫、左維明上〕

左維明　众家丁，將船隐藏在御河桥下，人分左右藏躲，但听水声响亮，急速救人，不得有誤！

八家丁　啊！

〔众同下〕

〔黄持正、巧蓮、花奴推黄靜英上〕

黄靜英　爹爹欲將女兒送往外祖母家中，为何到此停步不走？

黄持正　靜英，小賤人！哪里是送你到外祖母家中，我对你实說了吧，因为你与杜家小畜生作出那不才之事，本当一刀將你杀死，怕是傳揚出去，豈不有玷家風。如今將你騙到此处，兒来看，这就是御河桥。將你推下河去，一来与你留个全尸；二来也免家門出丑。快快投下河去，你今一死，休怨为父心狠了。

黄靜英　哎呀，爹爹呀！

(唱)見此情不由我泪如雨降，

　　此时間战兢兢休似篩糠。

　　恨巧蓮起狠心逼我命丧，

　　老爹爹全不念父女情長。

我只得跪塵埃好言奉上，

尊爹爹請息怒細听端詳：

女兒我是爹爹亲生教养，

些須事又何必怒滿胸膛？

从今后爹爹話不敢違抗，

望爹爹恕女兒年幼無知、冒犯了尊上、你打你罵理所应当、望天倫莫挂心旁！

巧　蓮　老爷，你可不要听她这一套猫哭耗子假慈悲呀！

〔黃持正不理黃靜英介〕

黃靜英　（唱）老爹尊他不肯將我寬放，

倒叫我黃靜英無有主張。

这才是平白無故禍从天降，

含羞帶愧哀求姨娘。

我只得双膝跪在塵埃上，

用手兒拉住了好心的姨娘。

千看万看看兒面把情来講，

孩兒我在佛前早念經、晚燒香、燒香念經、报答你的恩光。

我的好姨娘啊！

巧　蓮　我是說書的不听鼓兒詞，你赶快給我跳河吧！

黃靜英　好賤人！

（唱）好言好語对她講，

她、她、她……二人俱都是鉄打的心腸。

回头来望家門把亲娘拜望，

兒的亲娘啊！

巧　蓮　老爷，你还不动手嗎！

黃持正　好哇！

（唱）你要想得活命大夢一場。

〔黄持正推黄靜英上桥介〕

黄靜英　（叫头）亲娘，母亲哪！今生今世不……能相見了！

巧　蓮　老爷动手哇！

〔黄持正推黄靜英跳河介〕

黄持正　（哭介））哎呀女兒啊！

巧　蓮　呃，你哭什么，想要女兒，等我与你养几个好的，还不快回去。

黄持正　罢！

〔黄持正、巧蓮、花奴下〕

〔左維明原人上，撈黄靜英介，救醒介〕

黄靜英　（唱）适才間被爹爹推水命丧，
　　　　　　睜开眼又只見坐在船艙。
　　　　这是什么所在？

左維明　为叔左維明在此搭救与你。

黄靜英　多謝叔父救命之恩，我有意拜在叔父膝下以为螟蛉义女，不知叔父意下如何？

左維明　正合我意。

黄靜英　如此，爹爹請上，受女兒一拜！
　　　　（唱）走向前来忙拜定，
　　　　　　从今以后当亲生。

左維明　不要拜了。家丁，不許声張，轉舟！

八家丁
四船夫　啊！

〔同下〕

第十六場

〔“水底魚”。黄夫人、侍月下場門上。黄持正、巧蓮、花奴上場門上。

相遇介〕

黄夫人　啊，我女兒往哪里去了？

巧　蓮　小賤人已然回老家啦！

黄夫人　好賤人，我与你拚了吧！

〔黄夫人扑巧蓮介。侍月劝黄夫人下〕

黄持正　（唉介）唉！

巧　蓮　喲，老爷，您为什么还唉声嘆气的呀？小賤人这一死，再也沒人給您敗坏家風啦！得啦老爷，我陪您哪后边歇着去吧。

〔巧蓮拉黄持正下。花奴下〕

第十七場

〔杜宏仁、杜夫人、杜起孝上〕

杜宏仁　（唱）黄家之事怎下場？
　　　　且听院子报端詳。

〔院子上〕

院　子　回稟老爷：昨日黄府家人紛紛言講，黄老爷已將小姐推河溺死。

杜宏仁　怎么講？

院　子　推河溺死。

杜起孝　哎呀！

〔杜起孝暈倒介〕

杜宏仁
杜夫人　我兒醒来！

〔杜起孝醒介〕

杜起孝　（唱）听說是姨妹喪了命，
　　　　好似鋼刀刺我心。
　　　　霎时間一陣陣心血上奔，（扫一句）

杜宏仁
杜夫人　我兒不要如此，后面歇息！

〔院子扶杜起孝，众同下〕

第 十 八 場

〔左維明、左升上〕

左維明　(唱)救了靜英半載正，
　　定要成全这門婚。
自从救了靜英回来，不想她一病半載有余，如今病已痊愈，必須成全他們婚姻才好。有了，不免將老黃請来，叫他为媒，去往杜家提亲。左升过来！

左　升　在。

左維明　拿我名帖去請黃大人过府一叙。

左　升　是。(下)

左維明　等候老黃到来，我自有法擺布于他。

〔左升引黃持正上，进門介〕

左　升　黃大人到。(下)

〔左維明起迎介〕

左維明　老黃請坐！

黃持正　告坐。老左，你請帖相邀，有何見教？

左維明　特有一事相煩，非你不可。

黃持正　老左，你我知交說什么非我不可，只管說来！

左維明　我有一个侄女兒，她的老子已然死了，只有母亲尙在，我有意与她提門亲事，非你作媒不可。

黃持正　但不知是哪一家？

左維明　就是那杜宏仁之子杜起孝。

黃持正　哪一家不可，为什么偏要与这个短命鬼提亲，是什

么道理？

左維明　这是什么話！你看他是个短命鬼，我看他还是个長寿星呢！你去不去，你不要拿乔哇！

黃持正　我去就是了。

左維明　如此，靜听回信。

〔左維明送黃持正出門介，下〕

〔黃持正圓場，叫門介〕

黃持正　里面有人么？

〔院子上〕

院　子　什么人？（开門介）原来是黃老爷！

黃持正　通禀你家老爷！

院　子　有請老爷。

〔杜宏仁上〕

杜宏仁　何事？

院　子　黃大人到。

杜宏仁　老黃来了，說我不在家。

〔黃持正逕进介〕

黃持正　我看見了。

杜宏仁　老黃前来做甚？

〔同坐介〕

黃持正　老左煩我前来，与令郎提亲来了。

杜宏仁　但不知是哪一家？

黃持正　就是老左的侄女。她的老子是死了，她的母亲还在，你願意不願意？若是应允，我去回复。

杜宏仁　我父子要商議商議。家院，請黃大人書房待茶。喚公子前来！

院　子　是。

〔黃持正、院子同下〕

〔杜起孝上〕

杜起孝　忽听爹爹唤，急忙到堂前。（进門介）

爹爹何事？

杜宏仁　今有左叔父命人前来提亲来了。

杜起孝　爹爹千万不可应允，孩兒从此是不娶的了。

杜宏仁　难道說你今生不娶么？

杜起孝　靜英姨妹因我一死，我若再娶，怎对我那靜英姨妹呀！

杜宏仁　还不滚了下去！

〔杜起孝下〕

〔家院暗上〕

杜宏仁　家院，請黃大人！

院　子　有請黃大人。（下）

〔黃持正上，进門，坐介〕

黃持正　啊賢弟，怎么样了？

杜宏仁　送客！

〔杜宏仁下〕

黃持正　好哇，答应与否原在于你，怎么，剛一見面，一声送客，竟將我赶了出来？唉，只好回复老左去。（下）

第十九場

〔左維明、左升上〕

左維明　（唱）命老黃去提亲起孝不允，

　　他怎知黃靜英仍然生存。

昨日老黃前往杜家提亲，那起孝言道：非他靜英姨妹不娶。看將起来，倒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兒！不免喚靜英前来，言語之間試探于她，看她怎样回答。

家院，請小姐出堂！

左　升　請小姐出堂。(下)

〔黃靜英上〕

黃靜英　爹爹在上，女兒大禮參拜！

左維明　有道是：家無常禮。

黃靜英　自从女兒蒙爹爹相救至今，染病半載有余，救命之恩未謝，哪有不拜之理？(拜介)

左維明　我兒坐下。

黃靜英　是。喚女兒前来，有何訓教？

左維明　并非別事，乃为女兒終身大事。

〔黃靜英羞介〕

左維明　我曾命人到杜家提亲，(四望介)那杜起孝言道：我那姨妹一死，是再不另娶的了。

黃靜英　(哭介)喂呀！

左維明　我兒不要啼哭，看起来，那杜起孝倒是有情有义的男子。你們二人姻緣之事，將来一定要成就的。

〔黃靜英羞笑介〕

左維明　咳，想起这个杜起孝，也叫我好恨！……

〔黃靜英惊介〕

左維明　……我既命人前去提亲，你就应該思忖思忖，問个明白，是哪一个的侄女兒，也不应一口回絕，从此不娶。难道說，我抱着猪头还找不到庙門来还願么？……

〔黃靜英不悅介〕

左維明　……这話又說回来了，他就知他姨妹推河而死，怎知被我又救回来呢？……

〔黃靜英拭泪介〕

左維明　……这也要原諒于他，待我慢慢將此事說明，准保他前来求亲于我。

〔黃靜英笑介〕

左維明　我越想越有气！……

〔黃靜英惊介〕

左維明　……你就是鍾情姨妹黃靜英，也該用好言回答于我，也不能出此言語，分明是看我不起。既然黃靜英被我救回来，我就是他重生的父母，这婚姻之事，应該由我做主。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

〔黃靜英不悅介〕

左維明　……比你杜起孝好的也有。想此时新科狀元王立乾，才貌双全，我有意將靜英女兒許配那王立乾，倒是天生一对，地成一双。

〔黃靜英不悅介〕

左維明　靜英，为父的言語，你可曾听見哪？

黃靜英　义父說哪里話来，女兒感你老人家救命之恩，情願終身侍奉义父了。

左維明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說什么終身侍奉于我，这宗口头人情，从此不必言講。那王立乾才貌出众，可謂乘龙之婿，待我明日派人前去說亲，玉成你們一双佳偶。

黃靜英　啊爹爹，并非女兒不遵教訓，为了姨兄起孝，被爹爹推落水中，险些丧命。况且表兄有終身不娶之言，女兒倘若再事旁人，豈不被人笑罵女兒薄情？女兒此心已定，爹爹再勿多言。

左維明　哎呀，你是我从水內救回来的，又拜在我的跟前。婚姻之事，当然是我做主。你口口声声除了起孝不嫁旁人，你这心意可是由衷之言嗎？

黃靜英　这个！

左維明　只恐由得了我，由不了你吧？你那亲老子可比不了我这乾老子，你可不要錯会了意呀！

黃靜英　有道是：三軍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爹爹再若逼迫，还是將兒推下河去，我黃靜英絕不反悔。

左維明　啊，你怎么頂撞起为父来了？我看那杜起孝才貌平常，怎比那王立乾人是人才，文是文才，女兒，你若嫁了他，你的富貴不小！

（唱）他本是新狀元有才有貌，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陪王伴駕、到后来是一品当朝。

黃靜英　（唱）尊义父休得要將奴看小，

听女兒把此事細說根苗。

自幼兒讀詩書礼义知曉，

三从四德記心牢，如改志向被人笑嘲。

左維明　（唱）年輕人說此話眞少訓教，

說什么改志向被人笑嘲。

杜起孝一書生他有什么好？

黃靜英　（唱）我二人前世姻緣今世鸞交。

有道是好馬不配双鞍鞽，

左維明　（唱）胆大的黃靜英你竟敢与我来放刁！

黃靜英　（唱）幷非是女兒性情傲，

有句言語稟年高：

奴为他險些命喪了，

豈能够舍却前情、忘恩負义、就一旦將他拋！

左維明　（唱）定亲事哪个媒人保？

黃靜英　（唱）無媒無証自願同巢。

左維明　（唱）杜起孝早有妻你便怎好？

黄靜英　(唱)奴情願做小星命里該着。

左維明　(唱)倘若他不顧情將你拋了？

黄靜英　(唱)尋尼庵拜师尊去把香燒。

左維明　(唱)王立乾狀元郎高才美貌，

黄靜英　(唱)論才貌杜起孝比他还高。

左維明　(唱)杜起孝常有病性命难保，

黄靜英　(唱)新狀元也难免命赴陰曹。

左維明　(唱)听此言心好惱，

黄靜英　(唱)劝爹爹免牢騷。

左維明　(唱)不听我言就为不孝，

黄靜英　(唱)女兒焉敢抗年高？

左維明　(唱)旣如此你就該应允了，

黄靜英　(唱)要应允除非是兒赴陰曹！

(哭介)喂呀！

左維明　好了，好了，为父与你做耍的，若不为成全你們的婚姻，为父还不搭救你呢。回房歇息去吧！

黄靜英　遵命！(下)

左維明　永正快來！

左永正　(內)來了！(上)

要知今古事，須讀五車書。

參見爹爹！

左維明　罢了。

左永正　將孩兒喚出有何訓教？

左維明　命你去往杜府，將杜起孝約來見我，然后陪他去到花园玩耍，附耳上來！

〔左維明与左永正耳語介〕

左永正　遵命。(下)

左維明　待等杜起孝到此，我拿言語摆布与他，管教他上了我的圈套哇，哈哈哈……

左永正　（内）走哇！

〔左永正引杜起孝上〕

左永正　（唱）兄長暫且厅外等，

杜起孝　（唱）賢弟請进快稟明。

〔左永正进門介〕

左永正　啓稟爹爹：我杜大哥来了。

左維明　叫他进来！

〔左永正出門喚杜起孝介〕

左永正　杜大哥，随我来！

〔杜起孝随左永正进門介〕

杜起孝　参見叔父！

左維明　罢了。

左維明　永正，与你大哥看座！

〔左永正为杜起孝看座介〕

杜起孝　謝坐。叔父將侄兒喚来，有何吩咐？

左維明　前者，我命黄持正前去作伐，將侄女許配与你，你为何不允呢？

杜起孝　叔父有所不知，我黄家姨妹为我而死，我若娶妻，怎对得起我那姨妹黄靜英于九泉之下？

左維明　我那侄女兒与黄靜英是一样的标致，你可不要錯了机会，你若是錯了机会呀，將来再求我可就难了。

杜起孝　侄兒的心意已定，决無更改。

左維明　你若回心轉意，又待如何？

杜起孝　我跪見叔父

左維明　口說無憑！

杜起孝　我立字为証。

左維明　当面立來！

左永正　我杜大哥与爹爹打賭，少不得孩兒我要做一个保人。

杜起孝　原要你保我杜起孝哇。（写字据介）

左維明　好个有情有义的侄兒。

左永正　小弟陪兄長花园玩耍玩耍。

杜起孝　一同前往。

〔杜起孝、左永正下〕

左維明　这个小畜生，他竟敢与我立下字据，待我去到花园看个笑話。哈哈哈……（下）

第二十場

〔黄靜英上〕

黄靜英　（唱）思前想后泪难忍，

　　　　每日惦念老娘亲。

〔丫鬟上〕

丫　鬟　小姐别尽想心思啦，花园里花兒开得甚好，咱們到花园里看花兒去吧！

黄靜英　我身体困倦。

丫　鬟　去吧，去吧。

〔丫鬟拉黄靜英出門介，圓場，进花园〕

〔杜起孝、左永正上〕

左永正　我去取棋盤去，你我下棋玩。

杜起孝　就依賢弟。

〔左永正下〕

〔杜起孝見黃靜英驚介〕

杜起孝　你可是黃靜英？

黃靜英　你可是杜起孝？

〔左永正拉左維明暗上〕

杜起孝
黃靜英　哎呀姨——

左維明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胡走乱走的！侄女，回房去吧！

〔丫鬟拉黃靜英下〕

左維明　永正，与我赶了出去！

左永正　出去出去！

杜起孝　叔父，我来問你——

〔左維明搖手介〕

左維明　哈哈哈……（下）

〔左永正推杜起孝出，关門介，下〕

杜起孝　方才分明是我姨妹黃靜英，她……怎么来到此处？待我急速回去，禀知爹娘！

〔圓場，进門介〕

杜起孝　有請爹娘！

〔杜宏仁、杜夫人、丫鬟、院子上〕

杜宏仁
杜夫人　何事？

杜起孝　哎呀爹娘啊！我姨妹她未曾死！

杜宏仁
杜夫人　何出此言？

杜起孝　我在左叔父花園玩耍，是我亲眼看見，正要与她講話，被左叔父將我赶了出来。爹爹快去作媒才是。

杜宏仁　你不要發痴，待我前去問个明白。家院，帶馬左府去者！

院　子　是。

〔杜夫人、丫鬟下〕

〔杜宏仁、院子出門，上馬。圓場〕

杜宏仁　来此已是，上前叫門！（下馬介）

院　子　啊！里面有人嗎？

〔左永正上〕

左永正　何人扣門？（开門介）啊杜伯父到了，請进！

杜宏仁　通禀你父，說我来了。

左永正　是。有請爹爹。

〔左維明上〕

左維明　何事？

左永正　杜伯父到。

左維明　說我出迎！

左永正　我父出迎。（下）

〔左維明迎介〕

左維明　啊杜兄！

杜宏仁　賢弟！

〔同进門介〕

左維明　請坐！

杜宏仁　告坐。

左維明　杜兄到此何事？

杜宏仁　小兒言道：黃靜英現在你府，可是眞的？

左維明　不是黃靜英，是我侄女英靜黃。

杜宏仁　取笑了！賢弟，就該成全他們的婚姻才是。

左維明　你的兒子立有字据，拿去看来。（遞字据介）

〔杜宏仁接看介〕

杜宏仁　这个小畜生乃是被情所迫，賢弟不要計較与他。

左維明　我若計較与他，就不叫他們見面了。你回去叫你兒子將字据收回，再請老黃前来作媒，快去快去！

杜宏仁　告辭了！

左維明　恕不远送。（下）

〔杜宏仁圓場〕

〔杜夫人、丫鬟、杜起孝、院子上〕

〔杜宏仁进門介〕

杜起孝　爹爹回来了，可是黃家姨妹？

杜宏仁　正是你黃家姨妹。

杜起孝　亲事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杜宏仁　呸！你这个奴才！与你左叔父打賭，立下字据，为父不管，你自己前去求亲吧！

杜起孝　遵命。（下）

杜宏仁　家院，拿我的名帖，請黃大人过府一叙。

院　子　是。（下）

杜夫人　啊老爷，黃靜英因何落在他的府中？

杜宏仁　落水之时，被他救回去的。前者，老黃前来提亲，說的就是靜英。

杜夫人　我們哪里知曉哇！

〔院子上〕

院　子　黃大人到。

〔杜夫人下〕

杜宏仁　有請！

院　子　有請。（下）

〔黃持正上〕

杜宏仁　啊襟兄！

黃持正　襟弟！

杜宏仁　請进！

黄持正　請。

〔黄持正、杜宏仁进門同坐介〕

黄持正　請我来做什么？

杜宏仁　我兒回心轉意，求襟兄前去作伐。

黄持正　前者提亲不允，如今反来求人，眞眞是牽着不走打着倒退了。我且走此一程。（出門介）

杜宏仁　送襟兄！

黄持正　免。（下）

杜宏仁　哎呀黄持正，你做夢也想不到的呀！哈哈哈……（下）

第二十一場

〔杜起孝上場門上，左永正下場門上。相遇介〕

杜起孝　啊賢弟！

左永正　你做什么来了？

杜起孝　賢弟与我通禀一声，愚兄我来求亲来了。

左永正　等着，有請爹爹，杜起孝求亲来了。

左維明　（內）照他字据而办！

左永正　爹爹說啦，照你字据而办。

〔左維明暗上，坐介。左永正下〕

〔杜起孝跪介〕

杜起孝　叔父，侄兒有禮了！

左維明　是哪里說話呀？

杜起孝　侄兒在这里，您往下看。

左維明　你怎么矮了半截呀？

杜起孝　得罪了叔父，与叔父賠禮来了。

左維明　你言道心意已定，絕無更改，如今，怎么回心轉意了？你願意，我不願意。去去去！

杜起孝　叔父成全为侄吧。

左維明　去去去！

杜起孝　叔父眞不答应？

左維明　我不答应你便怎么样啊？

杜起孝　你不答应我就要——

〔杜起孝目覩左維明，左不睬介〕

杜起孝　你不答应我就要——

左維明　哎呀，这不是为嘴伤身嗎？要什么？

杜起孝　要为老婆拜丈人哪！

左維明　起来！

杜起孝　是。

左維明　哼！

〔杜起孝惊介，又跪介〕

左維明　我与你做耍的。哈哈哈……

杜起孝　吓了我一头的冷汗！

左維明　赶紧的回去，預备花轎，前来迎娶。快去，快去！

杜起孝　遵命。做新郎官哪。哈哈哈……

〔院子上〕

院　子　啓禀老爷：黄大人到。

左維明　有請！

院　子　有請。（下）

〔黄持正上，左維明迎介，同坐介〕

左維明　老黄到此做甚？

黄持正　杜起孝这个小畜生，他又答应了。特地請我前来作媒的。

左維明　啊，他答应了，我曉得你答应不答应啊？

黄持正　你間我做什么呀？

左維明　只要你答应，我就答应啊！

黄持正　这是什么話呀？

左維明　我們是要好的朋友，你說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黄持正　如此，就答应了吧。

左維明　这是你說的？

黄持正　我說的。

左維明　你說答应就答应，来，写庚帖。

〔左維明提笔写介，抖介，目視黄持正介，再抖介〕

左維明　老黄，你替我代写了吧！

黄持正　好，我替你代写。（写介）

左維明　十九岁，五月初六日——

黄持正　（哭介）哎呀……

〔黄持正續写介〕

左維明　辰时生。

黄持正　（大哭介）唉！兒啊……

左維明　丧气！丧气！人家是喜事，請你写庚帖，你怎么哭起来啦！

黄持正　不是啊，我的女兒黄靜英与你侄女乃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也是我一时之气，將她推入河內而死，想起来我的心中难过呀！

左維明　你不要难过，就算是你的女兒好了。

黄持正　嗳，怎么好算是我的女兒呢？

左維明　我的这个侄女兒，她的老子被她气死了，我們乃是好朋友，就算是你的女兒，与你宽宽心就是了。

黄持正　好，写好了。

左維明　恭喜！恭喜！（揖介）

黄持正　这做什么？

左維明　这叫做大家同喜呀！我还有樁事与你商議商議。

黄持正　商議什么？

左維明　十五日就要完婚，我的俸祿帶回家置买房屋地亩去了。你借給我五百兩銀子以为买嫁裝之用，你不要推辞才是呀！

黄持正　好，我回去就命人送来。

左維明　且慢，何必送銀子来呢，你就买份嫁裝送来，也就是了。

黄持正　好好好，告辞了！（下）

左維明　恕不远送。哈哈哈……老黄啊老黄，你用自己的銀錢做賠送，又自与女兒做冰人，我拿你的饅头堵你的口，看来你是个糊涂虫啊，哈哈哈……！（下）

第二十二場

巧　蓮　（內）啊哈！（上）

可恨黄持正，年老無用人。

我、巧蓮。自从黄持正納我为妾，給他养了倆兒子，他倒很寵爱我的，可惜他年紀大了点兒，我不喜欢他。我与教書的王先生情投意合，今天打量黄持正不回来了，我把他叫来，商議商議，卷巴卷巴，我們比翼双飞吧。花奴，快来！

花　奴　（內）来啦！（上）

何事？

巧　蓮　花奴，你快把王先生叫来！

花　奴　是。（出門介）有請王先生。

〔王先生上〕

王先生　什么事？

花　奴　姨奶奶叫你哪。

王先生　老爷可在家？

花　奴　老爷在屋里喊你做什么？

〔王先生进門介，花奴下〕

王先生　参見姨奶奶！

巧　蓮　你怎么老不上我这兒来啦？

王先生　讓老爷撞上，性命危險哪！

巧　蓮　逮着是他的，逮不着是我的。要是讓他碰上，咱們將好东西一拿，找个好地方一住，做一对好夫妻，多么逍遥自在！閑話少說，咱們里面商議点事兒去。

〔巧蓮拉王先生下〕

〔黄持正上〕

黄持正　开門来！开門来！（听介）啊？有男子声音，待我打进去！

〔黄持正打門开介，进門介。王先生上，推黄持正倒介，跑下，巧蓮上〕

黄持正　我把你这賤人，自从你进門之后，哪样待你不好，你做下这样敗坏門庭之事，我豈肯容留与你！

巧　蓮　老爷，我就是这一次，下次再也不敢啦。

黄持正　看劍！（杀巧蓮介）

〔花奴上〕

花　奴　喲，姨奶奶被杀啦！

黄持正　你也不是好东西！（杀介）

〔黄福、黄夫人、侍月上〕

黄　福　老爷，这是怎么了？

黄持正　不必多言，將尸拖下，买棺埋葬！

黄　福　是。（搭尸下）

黄夫人　老爷，那巧莲乃是你心爱之人，你怎么狠心將她杀了哇？

黄持正　哎呀夫人哪，这个賤人扰家不賢，今又私通奸夫，死之有余。

黄夫人　你早知她是扰家不賢，我的女兒也就死不了了哇！（哭介）

黄持正　夫人哪，也是我一时糊塗，誤听賤人之言，慘杀我女兒。如今才曉得是她一人之过，你是个好人，后悔也来不及了哇！（哭介）

黄夫人　老爷不必如此，明日請些高僧高道超度与她，也就对得起女兒了哇！

黄夫人
黄持正　（同哭介）唉，兒啊！

〔同下〕

第二十三場

〔杜宏仁、杜夫人、丫鬟上〕

〔院子上〕

院　子　启稟老爷：黄夫人到。

杜宏仁　有請！

院　子　有請。（下）

〔黄持正、黄夫人、侍月上，进門介〕

黄持正
黄夫人　啊恭喜襟弟！
　　　　　　　賢妹！

杜宏仁
杜夫人　大家同喜。

〔院子上〕

院　子　启稟老爷：左大人到。

杜宏仁　有請！

院　子　有請。（下）

〔左維明、儐相、喜娘上，进門介〕

左維明　（向黄持正介）恭喜賀喜！

黄持正　呃！

杜宏仁
杜夫人　大家同喜，哈哈哈……
左維明

左維明　花轎到門。

杜宏仁　搭上堂来！

左維明　搭上堂来。

〔四执事、四轎夫、黄靜英乘轎上，丫鬟随上〕

左維明　贊亂上来！

儐　相　遵命。伏以：

（念）一塊沉香木，
　　雕刻玉馬鞍；
　　新人往上走，
　　步步保平安。

动乐，攙新人！

〔丫鬟攙黄靜英，左永正攙杜起孝上，拜堂介〕

儐　相　先拜天地，后拜高堂，夫妻交拜，送——

左維明　再拜媒人！

〔黄靜英、杜起孝拜黄持正介〕

黄靜英　哎呀爹娘啊！

黄持正　打鬼！打鬼！

黄靜英　女兒黄靜英未曾死。

黄持正　分明將兒推下河去，你怎說未曾死？

黄靜英　問过左叔父便知分曉。

左維明　你們听我道来：当初与你們兩家提亲，老黄不允。不想为了"玉人来"的詩句禍起蕭牆！黄持正面帶杀气，一定要將女兒治于死地。我看事难挽回，在老黄面前献了一計，叫他將黄靜英推在御河桥下。是我帶了家丁、水手，將她救回。事隔半載有余，此事压下不提。我又命老黄来在你們杜家，冒称与我侄女提亲，好一个有情有义的杜起孝，为了黄靜英一世不娶；黄靜英也發誓不嫁他人。我万般無奈，叫他們在花园相会，那杜起孝反倒跪府求亲，又請黄持正二次做媒。我当初言道：定叫黄、杜兩家，鴛鴦結侶，鸞鳳和鳴。如今拜了天地，成了眷屬，这才是骨肉亲輩輩亲，砸折了骨头还連着筋哪。这是已往之情，今已对大家表明，正所謂：是婚姻雷击不散，好鴛鴦棒打不分！三生石上注定，五百年前美滿的良緣哪！哈哈哈……

黄持正　我把你这左維明，既有此事，就該早对我們說明。不該做此圈套，分明要笑于我。我的女兒已死，这門亲事我不承認，与我無干！

左維明　黄持正，你可講道理？

黄持正　哪个要不講道理，拿大粪与他吞吃。

左維明　着着着！你言道你的女兒已死，你不認这門亲事，我来問你，五百兩銀子妝奩是哪个办的？

黄持正　这个！

左維明　这个庚帖是哪个写的？

黄持正　啊！

左維明　你不要"啊"了，来，將大粪取来！

众　　　你認了吧！

黃持正
黃夫人　哎呀兒呀！

〔“哭相思”牌子〕

杜起孝
黃靜英　皆是左叔父成全我夫妻团圓，請上受我等一拜！

（拜介）

杜宏仁　后堂擺宴，吃个通家团圓酒。正是：

黃持正
黃夫人　提亲未允兩徘徊，

杜宏仁
杜夫人　將計就計显奇才。

杜起孝
黃靜英　三生石上难更改，

左維明　众位呀！
婚事全亏“玉人来”！

众　哈哈哈……請！

〔同下〕

梨 花 簪

李丹林藏本

提　要

陈志凌上京赴考，途与莫霞姑結縭。嗣忘情負义又归娶吳丞相女，弃莫于不顧。莫病。义士陆英豪等怒捉陈至，霞姑嘔血亡。陈悔悟，允終养莫母，陆等始勉恕其死。

第 一 場

〔赵子揚上〕

赵子揚 (引)旧居京城，为生理，快乐逍閑。

(詩)生意兴隆度日华，

家有老母鬢白髮；

京城美景难描尽，

日落西山万紫霞。

我、赵子揚。在这京都开設綢緞庄为生，买卖确是不錯。我有一表弟姓陈名志凌，别署妙章居士，人称陈三郎。乃当今著名文人，才高志广，博学淵深，所著佳著不少，颇使后进学子敬仰。只是不幸丧偶。日前曾接来信，內云：不日要进京赶考。这下榻之处，必須要清静才好。我不免吩咐家下人等打扫預备便了！

(唱)听說表弟要来临，

子揚心中喜难明。

吩咐家人忙备定，

清潔安設称他心。(下)

第 二 場

陈志凌 (內)馬来！(上)

(唱)志凌打馬往前奔，

金榜題名方称心。

小生、陈志凌。河南太平庄人氏。讀得詩書，才名远揚，所作文章不少，頗得众生垂慕，人称妙章居士陈三郎。不幸丧偶，精神頓覚不爽，家母再三解劝，我想人生青年时光有限，必須努力上进，以达青云，旣增光耀祖，又显姓揚名，方不負我陈三郎之名也！故辞别老母，上京赶考，求取功名。我有一表兄，名叫赵子揚，在京城为商。我也曾有信与他。想此次赶考，功名有望，不免打馬直奔京都便了！

(唱)时光易逝不停轉，
　　荏苒青春不复还。
　　此次进京鰲头占，
　　不負窗前鉄砚穿。(下)

第　三　場

〔莫霞姑上〕

莫霞姑　(引)蘭閨靜閣瀟湘雨，暗打梨花深閉門。

(詩)春閨悠閑風送柳，
　　百草花田任自由；
　　憑窗眺望新与旧，
　　一陣春風一陣愁。

奴家、莫霞姑。老母在堂，家产豪富，只有奴一人，侍奉慈亲，愛如掌上明珠一般。自幼喜讀詩書，工詞善画，每日靜坐閨閣，用功消遣。当今文士陈三郎，所作妙章詞賦，文詞雅致不俗，新丽流暢，眞青年中少見之文人也。奴家敬慕久矣，只惜無緣相会，頗使我失望。今日悶坐閨閣，不免画画消遣。

（唱）坐深閨無聊賴精神不振，
　　一陣潮涌心海情意殷殷。
　　幼攻讀詩詞賦性喜書画，
　　陈三郎他是个今代名人。
　　有一篇妙章賦情詞工穩，
　　使奴家靜观覽慕名知音。
　　嘆人生如流水时光易逝，
　　想起了婚姻事恐誤終身。

唉！

〔莫霞姑低头画画介〕

胡媽媽　（內）啊哈！（上）

東家串西家說，又賺錢又吃喝。

我、胡媽媽。不幸我們当家的死啦，留下我一个人。每日說說媒，拉拉縴，好得些个零錢过日子。今有一位当今名士陈三郎，上他表兄赵掌櫃的这兒来啦。那日提起陈三郎的婚事，我就把莫小姐提出来啦。要說这位莫小姐眞是才貌双全，和陈三郎正是天生一对。是我剛才在后边跟莫小姐她媽談了半天，她母亲很願意。光老太太願意不成，还总得問問本人，她要再一乐意，我到那边一撮合，这碗冬瓜湯就又算喝上啦！

（唱）說媒拉縴为本領，
　　我是月老紅鸞星。

〔进門介〕

小姐，小姐，喲，您好啊？

〔莫霞姑抬头看介〕

莫霞姑　啊胡媽媽来了，我好，你可好哇？

胡媽媽　托您的福，沒災沒病的。

莫霞姑　如今你有了积蓄，我想这莫家，你是不来了！

胡媽媽　喲，小姐，您这是怎么啦，怎么見面就損人哪！我，您还不知道，整天的窮忙，眞沒工夫，少給您請安，小姐，您得原諒。

莫霞姑　不要多心，我与你取笑呢。今日到此何事？

胡媽媽　我就为小姐您来的。

莫霞姑　怎么，为我？

胡媽媽　您想，您現在也老大不小的啦，也該找个主兒啦！

〔莫霞姑低头羞介〕

胡媽媽　喲，小姐別害臊，这不是人間大道理嗎？找个門当戶对的也好解决这一輩子的大問題呀！剛才我在后边跟老夫人提了半天啦，这小人文有文才，人有人才，我敢說，天上少有，地上难寻啊。过了門，美滿的小家庭，一个才子，一个佳人，够多好哇。老太太別提多願意啦！您心里覚得怎么着？小姐，这是大事，您可別不拿主意呀！

莫霞姑　（羞問介）但不知他姓字名誰？

胡媽媽　喲，說了半天还沒告訴您是誰呢，他就是現在的名人，叫什么陈——人家全叫他陈三郎、陈三郎的。

〔莫霞姑惊喜介〕

莫霞姑　可是那妙章居士陈三郎嗎？

胡媽媽　是他是他。小姐，您心里覚得怎么样，滿意不滿意呀？人家还听我的回信兒哪！

莫霞姑　此乃婚姻大事，必須要面相才是。

胡媽媽　面相？这沒什么，对相对看，倒全放心。小姐，我明天把他們陪来，到咱們这兒好不好？

莫霞姑　这却使得，只是要禀知我母亲知道。

胡媽媽　剛才說了半天啦，老太太也說把他們陪来，叫您相相，怕您不放心！

〔莫霞姑羞笑介〕

胡媽媽　小姐，您这兒有画像沒有，我拿一幅去瞧瞧，回头給您拿回来。

〔莫霞姑思索介〕

莫霞姑　只是不好拿去，恐怕被人耻笑。

胡媽媽　您怎么老害臊，拿去叫陈三郎他們瞧瞧，这有什么！

莫霞姑　如此，媽媽少待。

〔莫霞姑取画像介，遞胡媽媽介〕

胡媽媽　喲，小姐还有这么好的手笔哪，画的眞好。

莫霞姑　快些与我送了回来。

胡媽媽　一定一定。

〔胡媽媽低头見画介，問介〕

胡媽媽　小姐，这是您剛画的嗎？

莫霞姑　是我無事用来消遣的，不好，媽媽不要見笑。

胡媽媽　多精神哪，上头这是什么字呀？

莫霞姑　这是散詩一首。

胡媽媽　可了不得，眞能人兒呀。小姐，您把这画也交給我，拿去給他們开开眼。

莫霞姑　画的不好。

胡媽媽　別客气，拿来吧。

〔莫霞姑遞画与胡媽媽介〕

胡媽媽　小姐，您等着。正是：但願婚姻早成就，才子佳人到白头。

小姐，明兒見！（下）

〔莫霞姑思介，喜介〕

莫霞姑　想那陈三郎乃当今名士，奴家慕名久矣，若能成了佳偶，也是我霞姑之命，且等明日看看他容貌如何？（唱）紅絲巧把姻緣系，

命中注定不能移。

身倦移步蘭閨进，

意馬心猿候佳息。（下）

第　四　場

〔赵子揚、陈志凌上〕

赵子揚　（唱）春風和暢心神蕩，

陈志凌　（唱）表兄待我好心腸。

赵子揚　表弟請坐！

陈志凌　有坐。

赵子揚　啊表弟，你乃当今名士，此番应試，必定是名列前茅的了。

陈志凌　不敢。四海名士，如过江之鲫，小弟区区之才，焉敢妄想？

赵子揚　表弟妙章詞賦久为人所贊賞，誉为佳作也！

陈志凌　消閑小作，蒙士人所賞，也頗僥幸也。

赵子揚　舅母大人，教子有方，表弟聪明过人，难得的很哪。

陈志凌　慚愧！

赵子揚　表弟婚姻大事，必須要选一才貌双全之佳人为偶，方不負表弟清才名士。

陈志凌　表兄过奬，小弟虽小有声誉，不敢有何怀念，还得努力上进才是。

赵子揚　今早胡婆所提之莫家小姐，人品出众，才貌双全。
表弟若得此佳偶，眞艳福不淺。

陈志凌　千里姻緣，命中注定，且自由它。

赵子揚　胡媽媽往莫家提亲，一去許久，天已黄昏，怎么还不見到来？

胡媽媽　（內）啊哈！（上）
莫府提亲事，报与相公知。（进門介）
喲，赵掌櫃的，您是等急了吧？

赵子揚　提亲之事，怎么样了？

胡媽媽　恭喜陈相公！我到那兒一提，莫家小姐别提多高兴啦。这有画像，还有小姐剛画的画兒，您瞧瞧，多精神多好哇。

〔胡媽媽遞像、画介，赵子揚接介，看像介〕

赵子揚　表弟，請看請看，此女生得清奇俊俏，果不虛傳。

〔赵子揚遞画像与陈志凌看介，陈志凌喜介〕

陈志凌　倒也不錯。

〔赵子揚看画介〕

赵子揚　啊，繪画精神，栩栩如生，笔法实佳呀，啊奇才呀奇才！啊，这还有題詩一首。（念介）

蘭閨深夜聆琴声，
落莫春愁蘊借心。
清風空吁明月靜，
凄凉难表女兒情。

表弟，你且看来！

〔赵子揚遞画，陈志凌接看介，点头介〕

陈志凌　奇才呀奇才！

赵子揚　啊胡媽媽，那莫家小姐是怎样回答的？

胡媽媽　她說明天叫我把陈相公陪了去，叫她們好对相对看。

赵子揚　表弟，明日去到莫家相亲，必定中选的了。胡媽媽，你明日要早来才好。

胡媽媽　对啦，陈相公，您刀尺刀尺吧，明日咱們去一相就相中啦，我也該走啦，咱們明天見！(下)

赵子揚　表弟，今日早些安歇了吧！正是：
才子佳人欉星动，

陈志凌　美景良辰鼓乐鳴。
〔同下〕

第　五　場

〔陈母上〕

陈　母　(引)嬌子进京，为功名，不見回程。
(詩)吾兒进京求功名，
　　数月不見轉回程；
　　青春該配婚姻事，
　　媳賢子孝乐融融。
老身、焦氏。配夫陈明，早年故去。遺留一子，名喚志凌，娶妻陆氏，不幸早丧。吾兒喜讀詩書，聪明伶俐，今年已二十一岁，尚未婚配。想我只此一子，他的終身大事，必須仔細。昨日有張老伯前来提亲，言說吳員外有一女，名叫玉琀，十分美貌，聞听我兒是才学名士，故願將小女配之。想吳員外乃是当朝尚書，告老还乡，声势浩大。今情願將小女联亲，吾兒的福气不小。是我一口应允，訂下亲事，等我兒回家，好成佳亂。誰知他进京数月，不

見音信，未知何故？我不免写下書信一封，差人送去，催他回来成礼。丫鬟！

〔丫鬟上〕

丫　鬟　有。

陈　母　溶墨伺候！

丫　鬟　是。

陈　母　待我写来！

〔陈母写信介，牌子。写畢〕

陈　母　現已写好。喚家院前来！

丫　鬟　家院快来。

院　子　（內）来了！（上）

聞听夫人喚，忙步到堂前。

夫人喚我，有何吩咐？

陈　母　这有書信一封，命你送到京都赵侄少爷那里，催你家少爷急速回来，快去快回！

院　子　遵命。（下）

陈　母　家院已去，待等我兒回来，成此佳礼便了！

（唱）吳府乃是宦門庭，

　　他家員外有声名。

　　千金小姐才容貌，

　　联亲且等兒回程。（下）

第六場

〔莫母上〕

莫　母　（唱）今日喜鵲鬧喧声，

　　女兒終身配乘龙。

老身、莫氏。只生一女，名喚霞姑，能書善画，是

我爱如掌上明珠一般。昨日胡媽媽前来提亲，乃是当代名士陈三郎。我兒也甚欢心。言說訂今日前来相亲，时已不早，何以不見到来？

胡媽媽　（內）啊哈！（上）

东跑西顚我为誰，只为吃喝来說媒。（进門介）

老夫人，您起来眞早啊！

莫　母　胡媽媽来了？

胡媽媽　我来啦。

莫　母　那陈相公可曾請到？

胡媽媽　来啦，陈相公跟他表哥全来啦！

莫　母　現在哪里？

胡媽媽　在外边等着哪。

莫　母　快快請了进来！

胡媽媽　是啦，陈相公，赵掌櫃的，这兒老夫人有請哪！

陈志凌
赵子揚　（內）嗯哼！（上）

陈志凌　只为相亲事，

赵子揚　来在莫府前。

〔胡媽媽迎陈志凌、赵子揚同进門介〕

胡媽媽　老夫人，这是陈相公，那位是陈相公表哥赵掌櫃的。

陈相公，这是老夫人。

陈志凌　老夫人在上，小生大禮参拜！

莫　母　老身不敢，請坐下叙話！

陈志凌
赵子揚　謝坐。

莫　母　相公清才雅士，老身久仰了。

陈志凌　老夫人过奬！

胡媽媽　老夫人，小姐起床了嗎？

莫　母　尚未起床，我們前去看来。

胡媽媽　陈相公、赵掌櫃，請少待。

陈志凌
赵子揚　請！

〔莫母、胡媽媽出門介，小圓場〕

胡媽媽　小平，开門来！

〔小平上〕

小　平　誰呀？（开門介）喲老夫人哪，您怎么起这么早哇？

莫　母　今日是相亲之日，你家小姐起床無有？若沒有，快些催她起来！

胡媽媽　对啦，快請小姐起来吧！

小　平　是啦。（下）

〔莫母、胡媽媽小圓場，进門介〕

莫　母　陈相公，我家女兒就要起床，且請二位書房待茶。

陈志凌
赵子揚　是。

〔陈志凌、赵子揚，莫母、胡媽媽分下〕

第七場

〔場設帳，莫霞姑帳内臥介〕

〔小平上，进門，揭帳介〕

小　平　小姐，您醒醒吧，醒醒吧！今天是什么日子，您怎么还不起呀？

〔莫霞姑醒介，看小平介〕

莫霞姑　小平，何事至此，大惊小怪？

小　平　喲，怎么会大惊小怪的啦，今天是相亲的日子，胡媽媽同陈相公全来啦，您快些起来瞧瞧去吧。

莫霞姑　全来了嗎？

小　平　全来啦。您快去瞧瞧吧，陈相公長的好着哪！

莫霞姑　休得胡說，小平，攙我起来。

小　平　是啦。

〔小平扶莫霞姑起介〕

莫霞姑　（唱）夜失眠只覺得精神散漫，

〔幕内笑声〕

又听得萱房内笑語声喧。

問小平老夫人可在堂上？

〔小平望介〕

小　平　啊！老夫人她来啦！

〔莫母上〕

莫　母　兒啊，你起来了？

莫霞姑　起来了，与母亲施礼！

莫　母　罢了。啊女兒，那陈三郎来了，你快快的前去吧！

莫霞姑　呀！

（唱）听說是三郎到喜上眉尖。

却怎奈男和女不便相見，

莫　母　这有什么难見哪？

莫霞姑　（唱）乍見人免不得面帶羞顏。

將起床还不曾梳妝打扮，

莫　母　吾兒，你快些梳妝吧！（下）

莫霞姑　（唱）女兒家不梳妝难到堂前。

小平，梳妝伺候！

小　平　是啦。

莫霞姑　（唱）叫一声小丫鬟忙开妝奩，

奴对着菱花鏡細整云鬟。

挽起了烏云鬓香匀粉面，
細描眉慢画眼戴上花鈿。
离开了妝台鏡輕把衣换，
叫小平快与我换上罗衫。

小　平　是。（为莫霞姑换衣介）

〔莫母上〕

莫　母　兒啊，怎么，还未曾打扮好么？

〔莫霞姑羞笑介〕

莫霞姑　（唱）非是孩兒梳妝慢，
女子人人是这般。
再把菱花来細看，（看介）
心忙忘戴我的梨花簪。

〔莫霞姑帶梨花簪，同莫母、小平出門介〕

〔胡媽媽上〕

胡媽媽　小姐，您起来啦？

莫霞姑　媽媽，你来了？

胡媽媽　我来啦。

〔众圓場，同进書房介〕

小　平　小姐，您瞧陈相公多么好看哪！

〔陈志凌、莫霞姑对看介〕

莫　母　女兒，那位就是陈相公。陈相公，这是小女。

陈志凌　小姐，小生这廂有礼！

莫霞姑　奴家还礼。相公請坐！

陈志凌　有坐。（坐介）

莫　母　（与莫霞姑私語介）女兒，我看陈相公一表非俗，不知我兒你心意如何？

〔莫霞姑不語介〕

莫　母　女兒如意么？快講了出来。为娘我也好回答他們

哪！

〔莫霞姑不語，羞介〕

莫　母　这有什么，願与不願，只管說出！

〔莫霞姑羞介〕

莫霞姑　母亲哪！

〔莫霞姑跑下，小平随下〕

莫　母　这算是什么呀？啊，看吾兒喜笑滿面，婚姻必定滿意，老身替她做主，也就是了。（轉向赵子揚介）啊相公，小女丑陋不堪，恐不能高攀陈相公。

赵子揚　老夫人，令嬡若滿意，我表弟無不依从。

莫　母　如此甚好。陈相公現居哪里？

赵子揚　現居卑处。

莫　母　老身这所宅院，房屋甚多。依老身之意，今日黃道吉日，就煩赵掌櫃贊礼，使他二人成婚如何？

赵子揚　正合吾意。

莫　母　小平快来！

〔小平上〕

小　平　夫人有何吩咐？

莫　母　急速收拾喜房，

莫　母
胡媽媽　請你家小姐，穿戴好了，就此拜堂成亲！

小　平　是啦。（下）

莫　母　請赵掌櫃贊礼上来。

赵子揚　遵命。伏以：

今日喜鵲叫，

夫妻共到老；

双唱于飞乐，

好似同巢鳥。

动乐，攙新人哪！

〔小平攙莫霞姑上，拜堂介〕

赵子揚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小平攙莫霞姑下，陈志凌同下〕

莫　母　今日喜期临門，得此才貌双全的姑爷，也是吾莫家之幸也。赵掌櫃、胡媽媽，客堂用飯，請飲几杯！正是：

喜期临門祥瑞日，

赵子揚　等待金榜題名时。

莫　母　請！

赵子揚
胡媽媽　請！

〔同下〕

第　八　場

〔赵子揚上〕

赵子揚　（唱）名士佳人結鸞儔，

表弟倜儻又風流。

自表弟与莫家小姐成亲，已有十余日。想他二人恩爱非常，表弟得此佳偶，也頗荣幸。

〔院子上〕

院　子　奉了夫人命，离家奔京城。

我奉了夫人之命，进京城下書，来此已是。門上哪位在？

赵子揚　是哪里来的？

院　子　我是陈相公那里的家院，到此下書的。

〔赵子揚开門介〕

院　子　参見赵掌櫃！我家相公可在尊府么？

赵子揚　出門游玩去了，將書信留下，我交付于他，也就是了。

〔院子取書信遞介〕

院　子　煩您代交，小人要回去了。

〔赵子揚取銀介，遞介〕

赵子揚　这有紋銀五兩，帶在身旁，以备零用。

院　子　多謝赵掌櫃。

赵子揚　回去代問舅母大人安好。

院　子　遵命。（下）

赵子揚　这有表弟家信，待我看来！（牌子，看信介）原来又是替表弟提亲的。哎呀呀，他已在此成亲，豈能再婚哪？待我回答舅母知道。（轉念介）呃，这是表弟家信，必須叫他看个明白，況他母已与他訂下吳家小姐，总要叫他知道才好。俺不免到莫家报与表弟便了！

（唱）成亲豈能再定婚，

　　重婚之罪怎担承！（下）

第　九　場

〔陈志凌、莫霞姑上〕

陈志凌　（唱）几日精神多倦厭，

莫霞姑　（唱）三郎因何不耐煩？

陈志凌　唉！

莫霞姑　三郎因何如此煩厭？

陈志凌　小姐有所不知，只因俺进京应試，不想在此成亲。虽蒙小姐垂慕，殷勤款待，但思念家乡，故悶悶不

乐。請小姐勿疑。

莫霞姑　原来是想念婆婆，三郎何不修下書信，差人接婆婆前来如何？

陈志凌　这，家母年迈，豈能远行！

莫霞姑　如此，只好等待应試完畢，回家探親便了。

陈志凌　唉！

莫霞姑　三郎，自来到我家，未曾見你題詩作賦，今日閑暇，你我对詩消遣如何？

陈志凌　精神不佳，哪里有兴題詩？眞眞無聊！

〔莫霞姑惊介，思索介〕

莫霞姑　莫非嫌弃奴家不成么？

陈志凌　小姐乃千金玉体，幸成夫妻，小生感之不尽，焉有嫌弃之理？

〔陈志凌不快介，莫霞姑偷看介〕

莫霞姑　呀！

（唱）見三郎此情样眞假难辨，

他怎知奴的心一片誠言。

实指望成佳偶朝夕相伴，

又誰知愛不長恩也有迁。

赵子揚　（內）走啊！（上）

（唱）一封書信难煞我，

見了三郎設計謀。

来此已是。三郎起床否？

莫霞姑　三郎，外面有人喚你。待为妻前去開来。

陈志凌　不用，待我亲自開来。

〔陈志凌出門介，开門介〕

陈志凌　原来是表兄。清晨到此何事？

〔莫霞姑出門介〕

莫霞姑　表兄請到里面。

赵子揚　不必了。表弟，只因今早舅母差人送来書信一封，内中——

〔赵子揚偷看莫霞姑介〕

赵子揚　内中我并未看清。

陈志凌　可曾帶来？

赵子揚　并未帶来。表弟到我家里一看，你就明白了。

陈志凌　如此同去。（欲行介）

莫霞姑　啊，三郎！

〔陈志凌停步介〕

莫霞姑　三郎，若是婆婆思念于你，你可回信說，应試完畢，即便回家，并將在此成亲之事，也对婆婆說明才是。

陈志凌　我自有打算。

〔陈志凌，赵子揚下〕

〔莫霞姑呆介，思索介，小平暗上〕

莫霞姑　哎呀，我見他表兄有言不言，有語不語，其中必有緣故。（思介）况三郎近日精神煩厭，似有不滿意的模样，我不免也赶到赵家，看个明白便了！小平，將門兒关好，随我去吧！

小　平　是啦。

莫霞姑　（唱）見三郎詭行踪似有怀念，

到赵家观动靜亲走一番。

〔同下〕

第 十 場

〔赵子揚、陈志凌上〕

陈志凌　(唱)心急紧步朝前走，

赵子揚　(唱)到了家下說从头。

赵子揚　表弟請进！

〔同进門介〕

陈志凌　表兄，書信在哪里？

赵子揚　現在身旁，待我取来。(取信介)

陈志凌　表兄既是帶在身旁，何以当时不肯交付于我？

赵子揚　此信內言道，舅母与表弟訂了吳家小姐为婚，适才因見莫家小姐在旁，故未拿出。

陈志凌　待我看来。(念介)“今有吳尙書之女，年方一十七岁，美貌艳丽，吳尙書久慕吾兒才名，差人說亲，为娘已然訂妥，望吾兒急速返里，成亲为要。母示。”

陈志凌　哈哈哈……想俺志凌，好福气也！哈哈哈……

赵子揚　表弟因何發笑？

陈志凌　表兄有所不知。那吳尙書家財豪富，声势浩大，只有一女，名喚玉玲，十分美貌。滿朝文武登門求婚，吳尙書均不应允。此番差人前来提亲，我陈某好幸运也！

(唱)容裝美貌千般俏，

志凌穿蟒挂紫袍。

哈哈哈……

〔小平、莫霞姑上，陈志凌停笑介〕

陈志凌　你到此做甚？

莫霞姑　不知家中来信，为了何事？

陈志凌　哎呀小姐呀，只因家母思念于我，現已染病在床，命我急速返里探望一番，俺要回去才是。

莫霞姑　但不知信在哪里？拿来我看。

〔陈志凌惊顿介〕

陈志凌　是俺看后，一时气忿將那信焚化了。

〔莫霞姑呆愕介〕

莫霞姑　怎么，焚化了么？

陈志凌　焚化了。

莫霞姑　喂呀……三郎，几时起程？

陈志凌　事不宜迟，急速要走。

莫霞姑　你几时回来？

陈志凌　等老母病体痊愈，方能回来。

〔莫霞姑惊介，呆介〕

莫霞姑　三郎，你莫非一去不返么？

陈志凌　焉有不返之理，小姐請放寬心才是。

莫霞姑　奴家愛君久矣，至今幸得成为婚配。三郎此次返家，若狠心不返，奴家只有安心等待至死了！（哭介）

陈志凌　小姐不必如此。

赵子揚　表弟，这有紋銀三十兩，請你收下，路上应用。

〔赵子揚遞銀，陈志凌收介〕

陈志凌　小姐，俺要去了。

〔众出門介〕

莫霞姑　为妻要送你一程。

陈志凌　不送也罢。

赵子揚　为兄不能远送了。

陈志凌　表兄請便！

〔赵子揚下〕

莫霞姑　三郎，到家写一回音，奴家也好放心。

陈志凌　是是。

莫霞姑　你那紋銀收好，一路多要小心才是。

陈志凌　明白。

莫霞姑　見了我那婆婆要替我問候才是。

陈志凌　勿須囑咐，小姐請回去吧！

〔莫霞姑沉思介〕

莫霞姑　啊三郎，奴家这里有梨花簪一支，乃为妻心爱之物，三郎如思念我时，一看此物，如見奴面一样，笑納了吧。

陈志凌　多謝了。

〔陈志凌接簪，看介〕

陈志凌　小姐回去吧，俺要去了！

莫霞姑　三郎，一路小心，保重了！

〔陈志凌行介，擲簪于地介，小平拾介，陈志凌下，莫霞姑遙望介〕

莫霞姑　三郎，你要保重了！

小　平　小姐，您別瞧啦。剛才您給相公的梨花簪，他扔了！

莫霞姑　啊，抛在哪里？

小　平　您瞧，在这兒哪。

〔莫霞姑看介，沉思介〕

莫霞姑　想是三郎遺落的，待我喚他轉来。三郎，三郎，这梨花簪你失落了。（思介）怎么他不返来呢，难道眞是抛下的么？唉，我看三郎此去，行踪詭秘，恐怕其中有变！

小　平　小姐，您还想什么，咱們也該回去啦。

莫霞姑　回去吧！

(唱)無意懶懶回家轉，
　　心中凄楚一陣酸。
喂呀……
〔小平扶莫霞姑下〕

第十一場

〔陈母上〕

陈　母　(唱)吾兒才名人共仰，
　　　　　　老身怎不喜心腸？
　　　　自与吾兒定下亲事，也曾命家人前去下書。昨日家院回来言道，吾兒即刻返里，怎么还不見到来？

陈志凌　(內)走哇！(上)
　　　　(唱)归心似箭奔家园，
　　　　　　喜配吳家美嬋娟。
　　　　来此已是自家門首，待俺叩門。門上有人么？

〔院子上〕

院　子　哪位？(开門介)原来是公子回来了。啓稟太夫人：公子回来了。

陈　母　他回来了？

〔陈志凌进門介〕

陈志凌　母亲在上，孩兒拜見！

陈　母　吾兒少礼，一旁坐下！

陈志凌　是。

陈　母　为娘与你定下吳家小姐，吾兒得此佳偶，你的福气不小了

陈志凌　全遵母亲做主。

陈　母　家院，快到吳府，說你家公子回来了。几时成亲？

早来报信。

院　子　遵命。（下）

陈　母　兒啊，你进京可是住你表兄家中么？

陈志凌　孩兒住在表兄那里。

陈　母　你表兄待你如何？

陈志凌　表兄待我甚是周到，孩兒来时，表兄托問母亲安好。

陈　母　吾兒終身得配尚書之女，你的福气不小。待等成亲之后，你要努力上进才是。

陈志凌　母亲請放寬心。孩兒成此美眷，必定青云直上，求取功名，改换陈氏門庭。

陈　母　这便才是。

〔院子上〕

院　子　啓禀夫人、公子：我把公子回来的信，一报告吳老尚書，那老尚書欢喜的不得了，說請公子急速收拾，他家不久就要把小姐送上門来！

陈　母　吾兒你就快些收拾去吧！

陈志凌　遵命。（下）

陈　母　正是：喜期临門庭，且等鼓乐声。
家院，你去把喜房收拾收拾！

家　院　是。（下）

〔媒婆上〕

媒　婆　奉了尚書命，前来送新人。（进門介）
喲，老夫人大喜啦，媒婆我这兒給您道喜啦！（叩头介）

陈　母　起来！此事有劳你了。他夫妻大禮成后，我要敬你三杯。

媒　婆　喲，这我可不敢当。就盼着这一对才子佳人白头到老。您瞧着多高兴啊！

陈　母　哈哈哈……

〔院子上〕

院　子　花轎到了。

陈　母　搭上堂来！

媒　婆　快搭上来。

院　子　花轎上堂！

〔牌子。吳玉玲乘轎，四轎夫搭轎上，二丫鬟隨上〕

〔二丫鬟攙吳玉玲下轎，进門，四轎夫下〕

陈　母　看你家公子，可曾收拾好了沒有？

院　子　是。

〔院子下，引陈志凌冠帶上〕

陈　母　喚儐相入府！

院　子　儐相入府。

〔儐相上〕

儐　相　参見老夫人！

陈　母　贊礼上来！

儐　相　是。伏以：

美景逢良辰，

才子配佳人。

名士得佳偶，

多情遇美人。

动乐，攙新人！

〔二丫鬟攙吳玉玲与陈志凌拜堂介〕

儐　相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二丫鬟攙吳玉玲下，陈志凌同下〕

陈　母　家院，帶領他等，后堂用飯去吧！

院　子　是。

陈　母　媒婆，随我到喜房观看一番。

媒　婆　是啦。

〔陈母、媒婆下场門下，院子、儐相上場門下〕

第十二場

〔莫霞姑上〕

莫霞姑　三郎一去信無有，霞姑心里暗添愁。

自三郎返里，至今兩月有余，怎么杳無音信，是何緣故？三郎临行，行踪詭秘，多有可疑，莫非他永远不返了么？想我霞姑待他情深义厚，难道他就忍心拋我不成么？既不忍心拋我，又何以將那梨花簪丢下，是何緣故？适才我也曾命小平去請表兄，怎么还不見回来？我好憂悶也！

(唱)心如浮萍飄不定，

　　欲哭無泪笑無声。

〔小平引赵子揚上〕

小　平　請进吧！

〔小平、赵子揚进門介〕

赵子揚　小姐，赵掌櫃的来啦！

〔莫霞姑起迎介〕

莫霞姑　表兄来了，請坐！

赵子揚　有坐。

莫霞姑　表兄，三郎还里，至今杳無音信。奴家放心不下，故將表兄請来，三郎可有信与表兄嗎？

赵子揚　并無音信。怎么，小姐也未見他的書信？

莫霞姑　那日那封家信，表兄想是看过的。催他返里，究竟为了何事？

赵子揚　只因定亲——

〔赵子揚停言不語介〕

莫霞姑　什么定亲？

赵子揚　不說也罢！

莫霞姑　表兄，想我与三郎成为夫妻，乃是表兄差人前来提亲的，如今他返里还乡，一去不归，表兄知而不語，是何緣故？

赵子揚　非是卑人不語。此事恐怕其中有变！

莫霞姑　表兄何妨講明，或許有計可救。若不吐露实言，难道就長此分离不成么？

赵子揚　哎呀弟妇哇！事到如今，我也不能隐瞞了。他家来信，并非因母病催他回去，实因他母与他定下婚姻，催他返里成亲！

〔莫霞姑惊介〕

莫霞姑　啊！他如今不返，想必是成了婚配了么？

赵子揚　嗯，想是貪恋忘返。

莫霞姑　哏呀，想我霞姑好命苦哇！（哭介）

赵子揚　弟妇不必悲痛，要想一万全之計方好。小平，好好解劝你家小姐，俺要回去了。

〔赵子揚出門嘆介〕

赵子揚　唉，这是我失口了！（下）

小　平　小姐，您别难过啦，还是想个主意吧。

莫霞姑　唉，只望与三郎和諧共老，誰想半途有变哪！

（唱）实指望与三郎恩情意好，

又誰知半途中种下愁苗。

小平，我与你写下三郎住处，你假意卖簪，將这簪放在梨花箋內，看那三郎見了你，他該怎样？

小　平　对啦，我去探探。

〔莫霞姑写介，遞介〕

莫霞姑　你帶些散碎銀兩，要早去早回！

小　平　是啦。小姐我告辞啦！

(唱)辞别小姐出門往，

見了三郎說端詳。（下）

莫霞姑　小平已去，且等回来再做道理。

(唱)嘆紅顏多薄命前生造就，

美滿的好姻緣付与东流。

喂呀……（下）

第十三場

〔吳玉玲上〕

吳玉玲　前生造定姻緣份，女子怕遇負心人。

我、吳玉玲。我爹爹曾任尚書之职，如今告老还乡。尊父命嫁与青年名士陈三郎为妻，过門以来，三郎待我彬彬有礼，倒也不錯。今早他出外訪友去了，还未回来。我心中有些寂寞，不免將丫鬟喚出，到后花园散悶便了！玉华哪里？

〔玉华上〕

玉　华　来啦！来啦！小姐，您叫我什么事？

吳玉玲　我心里有些煩悶，將你喚出，到花园散悶。

玉　华　是啦。

吳玉玲　帶路！

(唱)春末夏来柳飞絮，

蝶舞花搖兩分离。

〔小平上〕

小　平　（唱）三步当做兩步走，

見了三郎問从头。

我奉了小姐之命，前来假意卖簪，来此已是陈家后院，待我喊叫一声。誰买这只簪子？

〔吳玉玲听介〕

吳玉玲　玉华，你去看来，是何人卖簪？

玉　华　是啦。

〔玉华开門介〕

玉　华　卖簪子的！

小　平　您买簪子嗎？

玉　华　我們小姐要买。你拿来，我叫我們小姐看看去。

小　平　那么，我拿进去見見小姐成嗎？

玉　华　成，成。你跟我来吧！

〔玉华領小平进門介，小平看吳玉玲介〕

玉　华　小姐，她是卖簪的。

吳玉玲　什么簪子？拿来我看！

小　平　小姐，您瞧瞧。

〔小平遞介，吳玉玲接看介〕

吳玉玲　这簪子倒是不錯，但不知要多少錢呢？

小　平　您随便給吧，我怎好意思說价哪！

吳玉玲　哪有不說价的，說說吧！

陈志凌　（內）走哇！（上）

（唱）适才訪友回家轉，

見着小姐問早安。

〔陈志凌进門介，見小平惊介〕

陈志凌　你、你、你是哪里来的，到我們家中做什么来了？

小　平　喲，干嘛这們急扯白臉的，是这位小姐她叫我进来

的、

陈志凌　快快与我走了出去!

吴玉玲　相公，你对这么一个卖簪的，为什么这么大的气呀，有什么緣故吧?

陈志凌　这!

吴玉玲　你为什么卖簪，你認得他么?

小　平　我怎么不認識他?前三个月，他还在我們那里住，他是我們莫家姑爷。后来接着家信，說他母亲有病要回家探母，誰知又与小姐結婚啦。可憐我們小姐，朝思暮想，連飯都吃不下。只望与相公白头到老，誰想半途之中又起了風波!小姐您想，他們念書的人够多么狠心哪!

〔陈志凌抖介，呆介〕

吴玉玲　相公，若有此事，就差人將莫家小姐接来同住如何?

陈志凌　且慢!想那莫家小姐，性烈不雅，我陈三郎豈能与她同居?不要听她的言語。(向小平)你快快与我滾了出去!

〔陈志凌推小平出門介〕

陈志凌　小姐，且到房里安歇去吧。玉华，將門兒快快关了!

玉　华　是。(关門介)

陈志凌　眞眞豈有此理!

〔陈志凌、吴玉玲、玉华同下〕

小　平　喲，好哇，把我推出来啦!这小子做事眞狠，待我回去告訴我們小姐知道。正是:

女子多情終受騙，良心昧丧有青天。(下)

第十四場

〔陆英豪、苏鹏广、杜玉龙上〕

陆英豪
苏鹏广　（唱）一腔英雄侠义胆，
杜玉龙

路打不平除贓官。

陆英豪　　陆英豪。

苏鹏广　某、苏鹏广。

杜玉龙　　杜玉龙。

陆英豪　賢弟請了！

苏鹏广
杜玉龙　請了。

陆英豪　你我弟兄，自在淮安除了贓官，一路之上直奔河南而来，看天已不早，甩开大步急急趲行便了！

（唱）甩开大步往前趲，

前村必定有人烟。

〔同下〕

第十五場

〔莫母扶莫霞姑上〕

莫霞姑　（唱）一霎时寒風兒渾身吹透，

久病人怎禁得冷气颼颼。

薄情的小冤家音信無有，

啼紅花泣月夜暗地添愁。

枕边的辛酸泪点点不尽，

陈三郎你怎知奴的悲愁？

喂呀！（哭介）

莫　母　兒呀，好好保重身体要紧，那三郎他不会負心的。

莫霞姑　他不負心于我，何以連个信兒都不来呢？

莫　母　想必事忙，無暇及之。你好好养病吧。

莫霞姑　唉，我好难哪！

莫　母　吾兒不必悲伤，等小平回来，就可明白了。

〔小平上〕

小　平　三郎負心事，說与小姐知。（进門介）

小平参見夫人、小姐！

〔莫霞姑喜介〕

莫霞姑　小平，你回来了，可曾見着三郎無有？

小　平　我見着啦。

莫霞姑　那負心人講些什么？

小　平　我假意卖簪，他那新婚的吳小姐叫丫鬟將我喚了进去。

莫霞姑　怎么！他与那吳小姐成亲了么？

小　平　成亲啦！她剛把我叫进去，三郎就回去啦。見着我，就要轟我出来。那吳小姐看着可疑，叫我說明怎么会認識三郎的事兒，我从头至尾說了一遍，吳小姐有意差人接您上那兒同住，那三郎再三攔阻，不許前去还則罢了，反將我轟了出来。

莫霞姑　負心人哪！

（唱）听說是負心人行为有变，

　　只气得薄命女有話难言！

莫　母　眞眞可惡！时已不早，女兒，你好好安歇去吧。

莫霞姑　喂呀！（哭介）

〔小平扶莫霞姑下，莫母随下〕

陆英豪
苏鹏广　（内）走哇！（上）
杜玉龙

陆英豪　（唱）堪堪日落又黄昏，

　　　　　　四路寂静不見人。

　　　　二位賢弟！

苏鹏广
杜玉龙　大哥！

陆英豪　你我只顧趱路，不想日落天黑，这便如何是好？

　　　　〔苏鹏广、杜玉龙举目四望介〕

苏鹏广
杜玉龙　大哥，你抬头观看！

　　　　〔陆英豪看介〕

苏鹏广
杜玉龙　前面有一灯光，必是大戶人家。你我且到那里借宿一宵也就是了。

陆英豪　你我一同前去！

　　　　〔众圓場〕

陆英豪　来此已是，待俺叩門。門上有人么？

　　　　〔莫母上，听介〕

陆英豪　門上有人么？

莫　母　是哪位？（开門介）

陆英豪　啊老夫人，我等有禮了！

莫　母　几位好汉到此做甚？

陆英豪　我等弟兄三人自淮安而来，行至此处，天色已晚。要在府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不知老夫人可容納否？

莫　母　这原無不可，只是小女身染重病，終夜不安，只恐有吵諸位好汉，請到別家去吧。

陆英豪　（向苏等）旣不肯容留，我等只好往別家去吧。

苏鹏广　大哥，天已昏黑，四下無人，还到哪里去？

〔陆英豪四望介〕

陆英豪　老夫人你看，四下無人，我等哪里借宿？还是打攪一宵吧！

莫　母　如此，几位随我来！

陆英豪
苏鵬广　是。
杜玉龙

〔众進門介，閉場〕

莫　母　几位請到里面，这里有床鋪，安歇了吧。

陆英豪
苏鵬广　多謝了！
杜玉龙

〔莫母出門介〕

莫　母　唉！陈三郎，你害得我女兒好苦啊！（哭介）

〔陆英豪等聞声惊介〕

陆英豪　老夫人轉来！

〔莫母轉回介〕

莫　母　几位喚老身轉来何事？

陆英豪　我来問你，俺弟兄在此借住，想是你心中不悦，哭哭啼啼是何道理？

莫　母　几位休要多疑，是老身有心事在怀，故尔难过。

陆英豪　你有何心事，可說与我等聞听。

莫　母　哎，是三月前河南名士陈三郎差人前来提亲，小女霞姑久慕三郎之名，一口应允。兩人成亲之后，居住我家。那日三郎又接他母来信，催他回去；誰知三郎回家，一去不返。后来有人言道，他在家又与吳家小姐結亲，小女放心不下，命丫鬟假卖簪兒，前去探信。那三郎見了丫鬟，不但不認，反將她轟了出来。小女聞听此言，一病不起，故尔老身心內

焦急，可惜我那心爱的女兒，命在旦夕了哇！（哭介）

陆英豪　原来如此。老夫人不必伤心，想那陈三郎既是負情無义，我等將他杀死，与你女兒出气，也就是了。

莫　母　几位好汉，千万不可如此。他若一死，我女兒性命更难保了。有劳几位好汉，將那三郎領至我家，与我女兒見上一面，也就是了。

陆英豪　他現居住哪里？

莫　母　有住处在此，几位看来。（遞地址紙介）

〔陆英豪等接看介〕

陆英豪　哦哦是了！老夫人，你且安歇去吧，明早我等起程，將三郎領来，也就是了。

莫　母　多謝几位。（下）

陆英豪　啊賢弟，世間竟有此薄幸之人，明早起程，將他抓来交与老夫人便了。天已不早，你我后面安歇了罢！

苏鹏广
杜玉龙　請！

〔同下〕

第十六場

〔陈志凌上〕

陈志凌　（唱）这几日閨房中恩爱纏綿，
　　　　　　不料想乐享这美滿姻緣。

小生、陈志凌。自归得家来，与吳小姐成亲，相爱甚厚。想吳小姐乃尙書之女，与我婚配，眞僥幸也！
（唱）美姻緣天生得魚水諧和，
　　　世間上巧婚配似此無多。

〔吳玉玲上〕

吳玉玲　（唱）陈三郎他本是清才名士，

　　　　　　我二人配夫妻命定天时。

陈志凌　小姐来了，請坐！

吳玉玲　相公坐着。我說相公，你我成婚也有兩个多月啦，你素有名士的名兒，今年又是大比之年，也該上京赶考去啦，干嘛老在家里头坐着哇，你說是不是？

陈志凌　小姐講得極是。俺也曾上京应試，因与小姐成亲，故尔赶了回来。今离考試之期尚有半月，俺就要赶进京去投考。

吳玉玲　对啦。你明日起程前去吧。

陈志凌　小姐請至房中收拾行囊銀兩，俺要到母亲房中看望，少时就来。

吳玉玲　相公請便！

〔陈志凌、吳玉玲分下〕

第十七場

〔陆英豪、苏鵬广、杜玉龙上〕

陆英豪　（唱）行俠尚义为本等，

　　　　　　武艺在身天下行。

　　　　二位賢弟！

苏鵬广
杜玉龙　大哥！

陆英豪　你我弟兄来在河南太平庄，捉拿那無义的陈三郎，来此已是他家門首，总要設法进到里面才好。

陈志凌　（內）小姐，我要告別了。

吳玉玲　（內）三郎，一路多要保重！

陈志凌　（內）多謝了！

陆英豪　听里面男子声音，想是那陈三郎出来了。你我且閃在一旁。

苏鹏广
杜玉龙　是。

〔陆英豪、苏鹏广、杜玉龙下〕

陈志凌　(內)走啊！(上)

(唱)耍花惜月文人意，

路途長远进京畿。

是俺进京求取功名，出得門来，好天气也。不免急急趲路便了！

(唱)志凌离家奔京都，

陆英豪
苏鹏广
杜玉龙　(內)陈三郎慢走！

陈志凌　(唱)后边有人把我呼。

〔陆英豪、苏鹏广、杜玉龙上〕

陆英豪
苏鹏广
杜玉龙　呔，陈三郎，你往哪里去？

〔陈志凌惊介〕

陈志凌　你們是哪里来的，問我做甚？

陆英豪　好个狠心白臉鬼！你害得那莫家小姐命在旦夕，你还在家下取乐。負心的無义奴才，你还講些什么！

陈志凌　这，哪里什么莫小姐，我不相識呀？

陆英豪　好一張利口！兩位賢弟，將他拉走！

苏鹏广
杜玉龙　啊！

〔苏鹏广、杜玉龙、分拉陈志凌兩手介〕

陈志凌　好汉饒命，我陈三郎不是負心人哪！

陆英豪　誰听你的謊言，將他快些抓走！

苏鹏广
杜玉龙　走！

〔苏鹏广、杜玉龙拉陈志竣圆場，蹉步下，陆英豪随下〕

第十八場

莫霞姑　（內唱）

陈三郎归家往一去不返，

〔莫母扶莫霞姑上〕

莫霞姑　喂呀！（哭介）

（唱）負义郎害得我神魂倒顛。

破碎心孱弱体一病懨懨，

到如今莫霞姑有語难言。

誰料想文墨士心腸改变，

灯前的誓願話化做云烟。

抛得奴如林鳥失了伙伴，

又好似比目魚被浪打翻。

江心舟失主舵任風吹摆，

这也是苦姻緣命里当然。

〔莫母扶莫霞姑坐介〕

莫　母　女兒，旣是那陈三郎負心于你，你就不必思念他了，好好养病才是。

小　平　对啦，小姐，您怎么这么想不开呀，还是养您的病要紧。

〔莫霞姑看莫母、小平介〕

莫霞姑　唉，可憐奴一病不起了。母亲几日以来，想甚劳乏，請安歇去吧。

莫　母　女兒的病体如此沉重，为娘豈能安心得下呀？

莫霞姑　女兒年已長成，不想又叫母亲担心，真罪該万死啊！（哭介）

莫　母　女兒不必悲痛，等那陆好汉等將三郎捉来，你罰他出出气，也就是了。

莫霞姑　那样的無义人，还提他做甚！

陆英豪　（內）走！

〔陆英豪、苏鵬广、杜玉龙拉陈志凌上〕

陆英豪　捉来負心郎，見面說端詳。

〔陆英豪进院門介，苏鵬广、杜玉龙拉陈志凌門外等介〕

陆英豪　啊老夫人哪里？

莫　母　来了！

〔莫母出房門，遇陆英豪介〕

莫　母　原来是好汉回来了。

陆英豪　回来了。那陈三郎他也来了。

莫　母　啊，他也来了！現在哪里？

陆英豪　現在外面。

莫　母　待我看来！

〔莫母随陆英豪出院門看介，急回介〕

莫　母　这就好了，我快說与女兒知道。

〔莫母进房門介〕

莫　母　女兒，陈三郎来了。

莫霞姑　什么？

莫　母　那陈三郎来了。

莫霞姑　那陈三郎，他、他……来了么？

莫　母　他来了。

莫霞姑　母亲哪！

（唱）听說是三郎到奴心激蕩，

悲切切話难云痛断肝腸。

掙扎起且把那負心人喚，

〔莫霞姑掙扎起身介〕

莫霞姑　（唱）叫他来看一看我这憔悴的病裝。

莫　母　待为娘喚他前来就是。

莫霞姑　女兒亲自喚他！

〔莫母攔介〕

莫　母　外面風大，待为娘喚他吧！

〔莫母出院門喚介〕

莫　母　三郎，我家姑娘請你进去。

陈志凌　她乃久病之人，容顏定是可怕，我是不能进去的呀！

莫　母　啊！

〔莫母进房門介〕

莫　母　兒啊，那三郎他怕見你，不肯进来！

莫霞姑　待女兒亲自去請。

〔莫霞姑起坐介，不支介，莫母、小平扶坐介〕

陆英豪　（怒介）呔，你这畜生，还不滾了进去！

〔陈志凌惊惧介〕

陈志凌　哦、哦、哦，我进去就是。

陆英豪
苏鵬广　走！
杜玉龙

〔陆英豪、苏鵬广、杜玉龙推陈志凌进房門介〕

〔陈志凌見莫霞姑呆抖介〕

莫　母　女兒，三郎他进来了。

〔莫霞姑看介〕

莫霞姑　（哭介）喂呀！啊三郎，你进前来，我有話問你。

陈志凌　你在那里講話，我这里是听得見的。

莫霞姑　三郎，你一去不返，抛得奴家孤身等待，好不凄凉啊！

陈志凌　只因老母病势沉重，故尔未曾回来，小姐，你何必多疑？

莫霞姑　非是为妻多疑于你，你与吳小姐成亲之后，貪恋忘返，把奴待你的一片柔情就都忘怀了么？（哭介）

陈志凌　想那吳家小姐，乃是宦門閨秀，你旣知与我成了婚配，就該另做主張，不要誤了你的青春才是。

〔莫霞姑惊愕介〕

莫霞姑　三郎，你待怎講？

陈志凌　不要誤了你的青春才是。

莫霞姑　哎呀！

〔莫霞姑暈介〕

莫　母　哎呀女兒！

小　平　小姐！

〔莫霞姑苏醒介〕

莫霞姑　（唱）一句話只气得神魂顚倒，

莫　母　女兒！

小　平　小姐！

莫霞姑　（唱）痴心的女孩兒心內發焦。

　　　　　　这才是恩情断姻緣完了，

　　　　　　一陣陣热潮涌所为哪条？

〔莫霞姑噎介〕

莫　母　女兒，你怎么样了？

小　平　小姐！

莫霞姑　母亲，女兒心內發热，不知是何緣故？哎呀！

〔莫霞姑吐血介〕

莫　母　（唱）見吾兒吐鮮血病势急危，

　　恨三郎害得我骨肉分离。

女兒，三郎既無情于你，你又何必貪恋于他，叫他去吧！

莫霞姑　母亲，不要叫他走，女兒还要看他呢！

莫　母　啊，是。（招陈介）三郎，进前来些！

〔陈志凌不动介〕

莫霞姑　三郎，你好狠心！想当初奴見你文雅可敬，才以身許之。只望白头偕老，不料你忘情負义，假托探母回家，一去不返，竟又与旁人成亲。可惜你是名士才子，如此謊言假話，用亲母定計，豈不被人耻笑！如今騙得奴数月凄凉，奄奄一息，你居心何忍！奴既嫁与三郎，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奴今病入膏肓，难以复生。望三郎努力前程，荣宗耀祖，不負你清才雅士之名，奴縱不在人世，也是安心的了啊！

〔莫霞姑哭介，陈志凌惊呆介〕

陈志凌　呀！

（唱）一番言只說得如夢方醒，

　　吾負了莫家女一片痴情。

承蒙小姐金石教导，小生难过万分，望小姐安心静养芳体为要。

〔莫霞姑喜介〕

莫霞姑　三郎啊，你今已醒悟，奴之心願滿矣。但奴死后，我的母亲你要好好照管才是。

〔莫霞姑死介〕

莫　母　女兒！

陈志凌　小姐！

小　平　小姐！

〔莫霞姑复苏睁目视介〕

莫霞姑　母亲！

莫　母　女兒！

莫霞姑　相公！

陈志凌　小姐！

莫霞姑　小平！

小　平　小姐！

莫霞姑　你們要保重了！

〔莫霞姑死介〕

莫　母　　　　女兒
陈志凌　哎呀！小姐呀！（哭介）
小　平　　　　小姐

〔陆英豪、苏鹏广、杜玉龙拭泪介〕

陆英豪　（向陈）呔！都是你害得小姐身死，你要与她償命！

〔陆英豪持刀欲杀陈志凌介，陈怕介〕

陈志凌　哎呀好汉哪！小生如今已然知罪，今后努力上进，老夫人有如小生亲生之母，侍奉堂前，以贖小生之过。好汉饒命吧！

莫　母　嘟，畜生！你將我女兒害死，还敢花言巧語，哄騙老身不成么？

陈志凌　岳母息怒，兒旣負义小姐，使岳母再有失望之处，死無葬身之地，求岳母体諒才是。

莫　母　（背供介）我家女兒已死，縱然將他告到当官，也是無益的了。

陆英豪　老夫人，看他也有悔过之意。小姐旣死，老夫人將他饒过，叫他侍奉于你，养老送終，也就是了。

〔莫母沉思介〕

莫　母　唉！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

陆英豪　三郎，你既知罪，就尽半子之劳，侍奉夫人，也对得起那死去的小姐。

陈志凌　小生情願如此。

陆英豪　若有口不应心之处，陈三郎，你可曉得某的鋼刀厉害？

陈志凌　小生不敢。

陆英豪　既然如此，俺弟兄等也不能久留，就此告辞了！

莫　母
陈志凌　三位壯士，留下名姓日后也好答报。

陆英豪　俺弟兄等浪迹江湖，恕不留名。后会有期，告辞了！

莫　母
陈志凌　多謝三位壯士！

〔陆英豪、苏鵬广、杜玉龙下〕

莫　母　三郎，快將小姐尸首成殮起来才是。

陈志凌　遵命。

莫　母　唉，兒啊！

〔同下〕

統一書号：10071・391
定　　价：（7）0.47元